

臺海使槎錄 一

黃叔瓚撰

中華書局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小雅皇華之詩。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左傳所謂五善。國語所謂九德是也。自漢以後。使者遂例有筴述。考之鄭樵藝文略。凡朝聘得三十七部。行役得三十部。蠻夷得四十七部。不爲不夥。然未有海外瀕海之境。人物傲詭之鄉。元元本本。堂堂正正。視之如指螺掌。經當下可信。則臺海使槎錄洵爲第一等書矣。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豪釐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卽安。嗟乎。玄靡名物。先生猶廩廩焉若是。而況島嶼之險易。城保之堅脆。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疏密。禮樂之異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抑禹跡未經。估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況風丈尋常之間。習賭習開。肯蹈濫虛。愧德如象罔之索珠。狼臙之贖金。已乎。則甚矣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詩曰。馳驅征夫。每懷靡及。先生有焉。皇華于原于隰。無不光明。使位于遠于近。無不周徧。先生是書。勸之矣。達奚通之海南諸番行記。曾何足云。煜謹陋不足以知先生。唯因先生之言。而推廣之如此。時乾隆元年丙辰秋仲。會稽弟魯煜拜序。

# 臺海使槎錄卷一

## 赤嵌筆談

清 大興黃叔瓊撰

原始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崑舍耶一作那，國語言不通，袒裸野，殆非人類，喜鐵器，臨敵用鏢，鏢以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文獻通考

按澎湖東南，卽今臺灣，其情狀相似，殆卽崑舍耶國也。

臺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游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臺灣原

臺灣海中番島，名山藏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南澳，阻銅山，以澎湖爲外援，明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思齊剽掠海上，倚爲巢窟，臺灣有中國民，自思齊始，思齊死，紅夷乘其敝而取之，葺草爲田，民知樹藝，順治辛丑，鄭成功金陵挫敗，廈門不守，襲而有之，迄康熙癸亥，歸我一統，其民五方雜處，非俘掠之遺黎，卽叛亡之

奸宄里無一姓。人不一心。溪深林茂。易於伏莽。山海氣澤。又多霧露。水土之害。其番喜酒好殺。無姓氏。無歲月。無冠履衣服之儀。無婚嫁喪葬之禮。不知法紀。撫御或失。急之則變生肘腋。緩之則俗敝人頑。晉書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閩省海疆。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磧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走。是海如鶩。長子孫於唐市。指窟穴於臺海。在明步餘錄。

星野

臺之星野。莫錄其詳。然既係於閩。則宜從閩。閩蓋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爲丑。銀海之屬。星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曰。吳越屬斗牛女分。晉隋元志。吳越其辰在丑。說者謂臺在泉州之窮南。去福州遠甚。不宜爲銀海之屬。又在漳州之極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爲星紀之次。遂以臺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虛。元枵之次。在子之辰。以臺之稍迤而東。疑其越次越辰。亦坐井之見。今以近事考之。明時彭島統於泉。泉爲牛女。則臺無可疑。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則閩安對峙。漳分野視閩。而粵分野視漳。臺之壤接。獨不屬牛女乎。唐僧一行有云。星紀當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則臺宅東南。仍屬牛女。又與一行之說相符。島上附傳。

形勢

臺灣爲十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至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磧。

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

自鷺門、金門、連選東南。以達於澎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激鬪。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悉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又東至鹿耳門。夾以七鯤身。北繞尾。海道紆折。儼容敷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散。餘乃山羅礁湧。無由以入。其險且不測如此。島上附傳。

海中孤島。地在東隅。形似彎弓。臺灣紀略。

雞籠山島。野夷亦謂之東番。萬曆四十四年。倭脅取其地。久之始復國。東番諸山。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鑿弩。少舟楫。自昔不通中國。方輿紀要。

臺灣處大海之中。地形坐東南。面西北。自東北而至西南。如列屏。爲中國江、浙、閩、粵四省之外界。西北近海。多平地可耕。土番及人民聚落。以數百山背東南。一望沈洋。舟楫所不到。土番加嘮使種類居焉。自紅夷以至鄭氏。皆不能綏附。聞中國盛德。悉來臣服。贊其方物。故我國家邊陲。極於海東數萬里。置郡縣爲疆界。實自古所未有。福建通志。

東甯緣高邱之阻。以作屏。臨廣洋之險。以面勢。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臺觀宇之勝。有山則頑。翳於蘆草。有水則幽。沒於洪濤。鹿豕狸鼠之所蟠。龍蛇蜃虺之所游。夫既限之以荒裔。而求天作地成之景。皆無所得。臺灣文獻。以上臺灣。

三十六島，巨細相間，坡隴相望，有七澳居其間，大約有土無木，土瘠不宜禾稼，產胡麻、菘豆，山羊尤多，居人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土商與販，以廣其利，貿易至者，歲常數百艘，爲泉外府，至元末置巡司於此。元志

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濤，濤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已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濤，回者百無一。明文獻通考

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棱略澎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苦茅爲廬舍，推年大者爲長，以畝漁爲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釐耳爲記。隋志

澎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晴明，望若煙霧。明統志

海中島嶼，最險要而紆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周回數百里，險口不得方舟，內溪可容千艘，海中舊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耳。東則海壇，西則南澳，誠天設之險，何可乘以資敵。方輿紀要

福州海中有澎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髣髴可見，有參將領兵駐之，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玉堂書影

澎湖僻在典泉外海，其地爲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福建海防志

鄭成功竊踞臺灣，用澎湖爲外蔽，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將軍施琅統兵，自銅山攻破，據之，八月，遂克臺灣。諸羅雜議

以上澎湖

臺灣在福建之東南，地隔重洋，形勢延袤，可至者凡千六七百里。外此則生番所居，與熟番阻絕，遠望皆大山疊嶂，莫知紀極，可以置而不議。府治南北千有餘里，越港卽水師安平鎮，又有七鯤身、沙線湖、平、可通安平港內，爲水師戰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門，出入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淺渚焉。此臺灣之內門戶也。衝渡至澎湖，島嶼錯落，有名號者三十六島，澎湖溝底皆古老石參差，港泊有南風北風二者殊澳，此臺灣之外門戶也。然臺灣之可通大舟者，尙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北路之上澹水，凡三處，而惟上澹水可容多船，港門爲正也。其可通小舟者，尙有南路之鯧港，北路之鹹水港，及八章港、笨港、海翁港、鹿仔港、大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凡十二處，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卽名馬沙溝是也。總之臺灣三路俱可登岸，而惟鹿耳門爲用武必爭之地者，以入港卽可以奪安平而抗府治也。奪安平，則舟楫皆在港內，所以斷其出海之路。抗府治則足以號令南北二路，而絕依附之門，故一入鹿耳門而臺灣之全勢舉矣。或云鹿耳門爲天險門戶，而又上設礮臺，防亦密矣。萬一攻之不入，兵法有攻堅而取者亦堅，其謂之何？不如由北路之上澹水進兵，所謂行師如過於衽席之上者，謀非不臧也，而不知由北路進兵，則其勢主緩，緩則必以恭而臨寡，以強而併弱。由鹿耳門進兵，則其勢主捷，捷則有以反主客之形，成控制之節，而且安平不據，澎湖尙孤，彼賊衆者急而揚帆，不無他虞也。是故規臺灣之形勢，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爲最急。理深末



澎湖爲臺灣之門戶，鹿耳門爲臺灣之咽喉，大雞籠爲北路之險隘，沙馬磯爲南路之砥柱。鹿耳門

臺郡無形勝可據，四圍皆海，水底鐵板沙線，橫空布列，無異金湯。鹿耳門港路紆迴，舟觸沙線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纛纓，亦曰標子，以便出入。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人門必懸起後舵乃進。

臺地負山面海，諸山似皆西向，皇輿圖皆作南北向，初不解，後有閩人云：臺山發軔於福州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白犬山、過厝至雞籠山，故皆南北峙立，往來日本、琉球，海舶率以此山爲指南，此乃郡治祖山也。澗水北山，朝山與烽火門相對。

同安洪淳思澄心云：北路澗水直對福州省城，海道山石錯列，礙於大舟往來，南路赤山直對南澳，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內山諸水皆西流於海，安平七凱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衝擊，聲如雷殷，諺云：凱身響，米價長，謂海湧來船難於進港。

余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西略、羅漢門在郡治之東，自猴洞口入山，崇岡複嶺，多不知名，行數里爲虎頭山，諸峯環列，樹惟棟櫛，過大海崎蘆竹坑，咬狗甌，又東南經土樓山，壁平如削，上則繚猴跳，窺虞人張羅以捕，稍前爲疊浪崎，出茅草埔，度鴈門關嶺，回望郡治，海天一色，去關口里餘，中爲深壑，可數十丈，緣崖路狹，不堪旋馬，一失足便蹈不測，五里至石頭甌，四里至長潭，清瑩可鑑，潭發源於分水山後。

由羅漢門流入岡山溪，同注於海。自番仔寮迤邐至小烏山後，入羅漢內門，峯迴路轉，眼界頓開，沃衍平曠，極目數十里。東則南仔仙山，東方木山，隔澹水大溪爲旗尾山，西即小烏山，南爲銀錠山，北爲分水山，日貓嶺山，層巒疊嶺，蒼翠欲滴，暎色尤堪入畫。民莊凡三：外埔、中埔、內埔。居民約二百餘口。內埔汛兵五十名，分防猴洞口、狗勻崑諸地。則寥寥三十餘人而已。先是由長潭東南行，至夏尾藍脚，昂寮轉北，至外埔莊後，以逆黨黃殿濟蹤內埔，而壘菜岑，鼓壇院，尤爲奸匪出沒之所，禁止往來。外埔東南，由觀音亭，更寮崙，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卽爲外門。去大傑嶺社十二里，中有民居，爲施里莊。北勢莊，莊盡番地，往年代納社餉，招佃墾耕，繼以遠社生番，乘間殺人，委而去之。今則蕪草不可除矣。自社尾莊，割藪破嶺，可赴南路。由木岡社卓猴，可赴北路。外此羊腸鳥道，觸處皆通。峻嶺深谷，叢奸最易。土人運炭，犂稻，牛車往來，徑路逼狹，不容並軌。惟約盡則自內而外，夜則自外而內，因以無阻。夏秋水漲，阮暨習平，則迷津莫度，與諸邑聲息隔絕，議者謂宜歸臺邑，良然。

澹水在諸羅極北，中有崇山大川，深林曠野，南連南嶽，北接雞籠，西通大海，東倚層巒，計一隅可二百餘里。洶扼要險區也。外爲澹水港，八里岔山在港南，圭柔山一作雞在港北，兩山對峙，夾東中流。南北有二河，南河源出武勝灣，行四十餘里，北河源出楓仔嶼，行百餘里，俱至大浪泵會流，出射脰門，一作入澹水港，曲折委宛五十餘里，而歸於海。圭柔山麓爲圭柔社，由山西下數里，有紅毛小城，高三

丈圍二十餘丈。今圯。城西至海口。極目平行。名虎尾。今澹水營所駐也。兩山南北。重岡複嶺。灌莽叢翳。南則武勝灣。里末擺接。秀朗諸社。北則麻少翁。外北投。內北投。大浪泵。麻里。即吼極仔嶼。諸社。礮山在內。北投。濱河。山僅數仞。寸草不生。自澹水經楊仔嶼。嶺上下十里。過港至雞籠。山高多石。山下即雞籠社。稍進爲雞籠港。港道狹隘。港口有紅毛石城。非圓非方。圍五十餘丈。高二丈。遠望爲小雞籠嶼。番不之居。惟時於此探捕。循此而上。至山朝社。又上至蛤仔難諸社。深箐鳥道。至者鮮矣。南路界盡沙馬磯頭。相傳地脈直接呂宋。凡舟赴呂宋。必由此東放大洋。有澳名龜那禿。北風時。大船可泊。沙馬磯頭之南。行四更。至紅頭嶼。皆生番聚處。不入版圖。地產銅。所用什物俱銅器。

澎湖一名彭蠡湖。樵書二編。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潛漳泉間。

觀澎湖諸島。夏月正值南風。由媽宮澳入港。順駛最易。惟出港逆風。未可時計。或收入八罩。從挽門潭上岸。登天台山四望。則三十六島嶼形勢。盡在目前。

洋

大海洪波。止分順逆。凡往異域。順勢而行。惟臺與廈。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爲弱水。昔有閩船飄至弱水之東。閩十二年始得還中土。

亦說  
集。

暗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夷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徧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於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卽成昏黑至春始日俱屬鬼怪其人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啓洲文

由大擔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綻紅水溝色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爲淺藍色入鹿耳門色黃白如河水

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近島嶼則先見白鳥飛翔

### 潮

月臨卯酉潮漲東西月臨子午潮平南北潮漲多在春夏之中濤大每居朔望之後各處皆然臺亦無異志云地屬東南月常早上十七八之夜月臨卯酉僅在初昏故潮長退視同安金廈亦較早同安金廈初一十六潮滿子午而退卯酉初八二十三潮滿卯酉而退子午臺則初一十六潮滿已亥而退寅申初八二十三潮滿寅申而退已亥所差竟至一時半線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與彭島同半線以上潮流過南汐流過北水師副將魏大猷云自鹿耳門至打狗港潮汐較內地早四刻水長五六尺打狗至椰嶼潮汐較內地早一時水只三四尺自三林港北至澹水潮汐與內地同水丈餘

### 風信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颶。颶倏發倏止。颶常連日夜不止。正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爲颶。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爲九降。過洋以四七月爲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颶。九月多九降最忌。颶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梢。及半天如鬚尾者。曰屈鬚。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颶。一節則颶一次。多節則多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曰馬祖颶。真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炊籠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初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十九日曰觀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曰普庵颶。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香祖家記。

余同王君仲千探硫。仲千登舟。余乘笨車。行十八日。至後埔社。王君敵衣跌足在焉。泣告余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十八日乃行。舵帆不協。斜入黑水者再。船首俯入水底。舟人大恐。十九日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頃之風厲甚。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飛舞。舟人以爲不祥。申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舟人謂大凶。棧檣鏗祝之。不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呷呷向人。少間。遙見小

港以涉淺不能入。就港口下碇。五鼓碇失。復出大洋。浪擊舵折。舟師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衆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掉船勢。如午日競渡狀。船果近岸。得不溺。神海紀

海外紀略云。颶風雖暴。無四面齊至理。譬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南而南。南又轉西。或一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颶至。非四面並至也。諸志云。此乃天地之氣交逆。地鼓氣而海沸。天風烈而雨飄。故沈舟傾檣。若海不先沸。天風雖烈。海舟順風而馳。同鯨鵬之捷耳。此語良然。六月有雷。則無颶。時憇云。六月一雷。止三颶。七月一雷。九颶來。澎湖灣船之澳。有南風北風之別。時當南風。誤灣北風。澳時當北風。誤灣南風。澳。則舟必壞。癸亥。興師。正當盛夏。南風大颶之候。僞都督劉國軒將戰艦。盡泊南風。澳。時我師到澎湖。盡誤泊北風。澳。國軒得計。謂可弗戰而勝也。豈知天眷。忽北風大作。我師舟楫無損。而僞敵連艘覆沒。因得乘時進攻。克取澎湖。楊孝廉朝宗說。

放洋全以指南鍼爲信。認定方向。隨波上下。曰鍼路。船由活嶼。或大擔放洋。用羅經向巽。已行。總以風信計水程。遲速。望見澎湖。西嶼頭。貓嶼。花嶼。可進。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澎湖。而諸嶼不見。定失所向。仍收泊原處。候風信。由澎湖至臺灣。向巽方行。近鹿耳門。墮仔。風日晴和。舟可泊。若有風。仍回澎湖。內地之風。早西晚東。惟臺地早東風。午西風。名曰發海。西四時皆然。船出鹿耳門。必得東風。方可揚帆。澎湖來船。必俟西風。纔可進港。設早西晚東。則去船過日中。始能放洋。來船昏暮。不能進口。何云利涉。

澗水在礪山之下。日出。礪氣上騰。東風一發。感觸易病。雨則礪水入河。食之往往得病以死。七八月。芒花飛。馳入水。染疾益衆。風候與他處迥異。秋冬。東風更盛。

諸山煙靄蒼茫。若山光透露。便爲風雨之徵。又饑。鳶高唳。海雀驚飛。則隄日必風。春日晚。觀西。冬日晚。觀東。有黑雲起。主雨。諺云。冬山頭。春海口。

臺邑春日雨澤。獨少。鐵線橋以北。大雨滂沱。橋南無一滴。梁觀察文科惡其限於南也。改名通濟橋。

氣候

臺灣環海孤峙。極東南之奧。氣候與漳。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歷年不落。春煖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風而無雨。多露少霧。田禾播種以後。亦喜露而畏雨。至月早升。地常震。風發不時。此一郡之大概也。諸羅自半線以南。氣候同於府治。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煙瘴愈厲。易生疾病。居民鮮至。雞籠社孤懸海口。地高風烈。冬春之際。時有霜雪。此又一郡之中。而南北異宜者矣。諸羅雜

廣東志云。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闢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元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卽致外邪。蓋汗爲病之媒。風爲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瘧相乘。其疾往往爲風溼。又云。盛夏土廡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此地正相同。

水程

都縣里

潯水登舟半日，卽望見官塘山。一作關自官塘趨定海，行大海中，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對峙，勢甚雄險，爲閩省門戶。門外風力鼓蕩，舟甚顛越。既入門，靜淥淵渟，與門外迥別。更進爲城頭。上音平十里至閩安鎮，數十里至南臺大橋。稍海紀

廈門至澎湖，水程七更。澎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志約六十里爲一更，亦無所據。按樵書二編云：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人從船首速行至尾，木片與人行齊至，則更數方準。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則爲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則爲過更，皆不合更也。舟子各洋皆有祕本，云係明王三保所遺。余借錄，名曰洋更。

臺灣至澎湖，五更。澎湖至廈門，七更。廈門至上海，四十七更。甯波近上海十更，俱由廈門經料羅，在金門之南澳，可泊數百船。沿海行至惠安之崇武澳，泊艇可數十。經滬洲至平海澳，可泊船數百。至南日澳，僅容數艘。南日至古嶼門，從內港行，古嶼至珠澳，復沿海行，二地皆小港。南日、古嶼、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則海境環峙諸山也。自犬官塘，亦可泊船。至定海有大澳，泊船百餘。至三沙烽火門，北關澳亦如之。此爲閩浙交界。至金香、鳳皇、三弁、石彘、雙門、牛頭門、盡沿海行。至石浦所，亂磯洋，崎頭門、舟山登



厝澳，蓋依內港，其登厝澳之東，大山疊出，卽舟山地，赴上海，甯波，至此分隴，從西由定海關進港，數里卽甯波，從北由羊山放大洋，至吳淞進港，數里卽上海，九月後北風盛，尤利涉，自登厝澳從西北放小洋，四更至乍浦海邊，俱石岸，北風可泊，於羊山嶼向北過崇明外五條沙，轉西，三十四更入膠州口，過崇明外五條沙，對北，三十二更至成山頭，向東北放洋，十一更至旅順口，由山邊至童子溝島，向東，沿山七更至蓋州，向北放洋，七更至錦州府。

郡志，三縣南北延袤二千八百六十里，康熙五十三年，使者奉命繪畫地圖，勘丈里數，臺灣縣南至二贊行溪鳳山縣界二十一里，北至蔦松溪諸羅縣界一十五里，鳳山縣南至沙馬磯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贊行溪臺灣縣界六十五里，諸羅縣南至蔦松溪臺灣縣界一百一里，北至大雞籠六百五里，南北延袤一千一十七里，而道里遠近乃完，陳淵川中承北路路程，自郡城至八里坌，四百七十七里，潞水港以下，溪湧湖吞，過嶺臨海，一自北港水路，由內北頭至雞籠，二百二十一里，一自北港上岸，由外北投至雞籠，二百四十二里，約略相同，可證郡志之誤。

海船

獨坐舷際，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輿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稗海紀

余所坐海船。桅木之值數百金。舵師云。得之外域者。任重當風。不稍屈曲。長可八丈。通身無節。名打馬木。司監察御史路振飛按閩摘略云。崇禎六年。遣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楊崑。册封琉球。先期探木造舟。大桅屢求未獲。嗣於甯化縣方得應用。獨鐵力木。產自廣南。差官採買。回大鵬所。被賊焚劫。復支銀五百五十兩。前往海澄縣採買二門。運到副用云云。今鹽木。桅尚值數十金。亦廣南所產。每船載杉板船一隻。以便登岸。出入悉於舟側。名水仙門。礙凡三。正礙。副礙。三礙。正礙一名撐軍。副礙一名撐軍。三礙一名撐軍。入水數十丈。櫻藤草三捆。約值五十金。寄礙先用鉛錘試水深淺。繩六七十丈。繩盡猶不至底。則不敢寄。鉛錘之末。塗以牛油。沾起沙泥。舵師輒能辨至某處。有古風。與向者。緣蓬桅繩而上。登眺盤旋。了無怖畏。名曰亞班。

南北通商。每船出海一名。卽船主。舵工一名。亞班一名。大繚一名。頭礙一名。司杉板船一名。總鋪一名。水手二十餘名。或十餘名。通販外國船主一名。財副一名。司貨物錢財總捍一名。分理事件。火長一名。正副掌船中更漏及駛船。喊。亞班舵工各一。正一副。大繚二繚各一。管船中繚索。一礙二礙各一。司礙。一礙二礙三礙各一。司桅索。杉板船一正一副。司杉板及頭繚。押工一名。修理船中器物。探庫一名。清埋船艙。香公一名。朝夕焚香。祀神。總鋪一名。司火食。水手數十餘名。

海船按十二支命名。船頭邊板曰鳳橋。後兩邊欄曰牛欄。船繩曰虎尾。繫礙繩木曰兔耳。船底大木曰

龍骨兩邊另釘灣杉木曰水蛇。縛繫繩板曰馬臉。船頭橫覆板插兩角曰羊角。鑲龍骨木曰猴檀。抱槐

篷繩曰雞冠。抱碇繩木曰狗牙。柱桅腳杉木段曰桅結。

舟隨波浪上下。動輒數丈。左右瞻顧。不覺眩暈。寄碇時或遇風濤揉盪。鮮有不眩暈者。入大洋中。天光水色。彌望無垠。近船稍可望見帆檣。遠者僅於水面依微點綴。東坡云。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郡人口。海船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信然。

城堡

臺灣府無城。別有城。在其西南。曰紅毛城。鄭其僑竊時。宮殿在焉。今設副將一員。統兵三千駐之。距臺灣

二十里。屬易

臺地初闢。原卜築城於永康里。後不行。壬寅。提督姚堂奏請臺灣府縣無城可守。請開捐建城。未得所請。余陞辭時。跪聆訓諭。臺灣斷不可建城。去年來。一貴無險可憑。故大兵入鹿耳門。登岸奮擊。彼即竄逃。設嬰城自固。豈能剋期奏捷。海外形勢。瞭如指掌。廟算制勝。克奏膚功。有以也夫。

鳳諸二縣。各築土堡。郡治居民。亦欲倣行。西南臨海。議於南北。東三面圍築。堡牆約高一丈。共長一千七百八十丈。每丈約費銀六兩八錢零。計共需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

安平城在一甌身之上。方圍一里。亦倣城。一名紅毛樓。在臺灣海邊。方圍半里。雞籠。淡水。小城也。紅毛

築之以禦海潮。安平城一名甌城。紅毛相其地脈。爲龜蛇相會穴。城基入地丈餘。廣二百七十七丈六尺。高三丈有奇。雉堞俱釘以鐵。今郡中居民牆垣。每用鐵以束之。似仍祖其制也。城上置大礮十五位。年久難於演放。澎湖亦有紅毛城。久廢。

賦納雜

臺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三。中土止有田。而臺灣兼有園。

有陂塘貯水者爲田。旱種者爲園。

中土俱納米。而臺灣止納穀。中

土有改折。而臺灣止納本色。蓋自紅夷至臺。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爲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隄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籽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亦猶中土之人。受田耕種。而納租於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及鄭氏攻取其地。向之王田。皆爲官田。耕田之人。皆爲官佃。輸租之法。一如其舊。卽僞册所謂官佃田園也。鄭氏宗黨及文武僞官與士庶之有力者。招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名曰私田。卽僞册所謂文武官田也。其法亦分上中下則。所用官斗。較中土倉斛。每斗僅八升。且土性浮鬆。三年後卽力薄收少。人多棄其舊業。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量。蠲其所棄。而增其新墾。以爲定法。其餘鎮營之兵。就所駐之地。自耕自給。名曰營盤。及歸命後。官私田園。悉爲民業。酌減舊額。按則勻徵。旣以僞產歸之於民。而復減其額。以便輸將。誠聖朝寬大之恩也。諸種雜

贖社者。招捕鹿之人。賤港者。招捕魚之人。俱沿山海蓋草爲寮。時去時來。時多時少。雖爲賦稅所從出。實

亦奸究所由滋。僧道偽額四十五名。年徵度牒銀二百兩。僧每名牒銀二兩。道士每名牒銀五兩。今裁

東甯政  
事類。

內地之田論畝。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六尺爲一弓。臺郡之田論甲。每甲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計一甲約內地十一畝三分一釐零。內地上則田一畝。各縣輸法不一。約徵折色自五六分至一錢一二分而止。一甲爲地十一畝三分零。不過徵至一兩三錢零。今上則徵八石八斗。卽數最賤。每石三錢。已至二兩六錢四分零。況又有貴於此者。而民不以爲病。地力有餘。上者無憂不足。中者裁長補短。猶可借漏卮以支應。若履畝勘丈。便難仍舊貫矣。余有請均田減賦疏。

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蘇拜。總督姚啓聖。巡撫金鉉。提督萬正色。會議疏內。有與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擔。不足之數。聽在本省採買。施琅另疏云。本省去臺灣已隔重洋。以臺灣所產白糖。配臺灣與販船數。固爲安便。若就本省採買。涉重洋而至臺灣。方與販東洋。則今四方蕩平。六合爲一。何地不可與販。必藉臺灣之名。買白糖。非彼與販。此皆部臣蘇拜等慮錢糧不敷。媿爲籌度。臣今不言。後有禍患。各安所道。

三縣每歲所出蔗糖。約六十餘萬。每葉一百七八十觔。烏糖百觔。價銀八九錢。白糖百觔。價銀一兩三四錢。全臺仰望資生。四方奔趨圖息。莫此爲甚。糖觔未出。客人先行定買。糖一入手。卽便裝載。每葉

到蘇船價二錢有零，自定聯絡之法，非動經數旬，不能齊一。及至廈門，歸關盤查，一船所經，兩次護送，八次掛驗，俱不無費。是以船難即行，腳價貴而糖價賤矣。余奏准半給分設彰化，向在經理，故仍三稱之稱。

臺邑額載厝餉，磨餉二項，俱始於舊鄭志。載瓦厝、草厝，共徵銀一千二百四兩零。數十年來，有片瓦寸草俱無，孑姓零落，及孤孀不能自存者，亦必按冊拘追，而大井頭一帶，行店基布，終歲不出分文。雍正元年五月，所司查驗府治房店，將破壞瓦厝、草厝，悉爲開除。凡得大瓦厝七千零七十四間，小瓦厝一千七百零三間，小者每間折半科算，共七千九百二十五間半。額餉勻攤，每間一錢五分一釐九毫有奇。每戶給以餉單，如倒塌無存者，許執單繳驗注銷。另查屋頂補磨三十首，共額徵銀一百六十八兩。除磨壞人亡者，無從追比，現徵十九首。官年賠解十一首，即十九首內，實在開市者，不及十首。餘皆牛厝倒塌，按冊開賦，與厝餉等。而近年新開厝戶，悉投營弁，以開則完銀，不開即止。今各戶給以照單，按月照數勾徵，將前項變爲活餉，可以足額。

雜餉，罾、罾、罾、蟹、蟻，志言之詳矣。又有烏魚旗罾者，結網長百餘丈，廣丈餘，駕船載出，常數十人，曰牽罾者，樹大竹欄於水涯，高二丈許，曰水欄，置罾以漁。網小於罾，罾又小於網，網長可數十丈，廣五六尺，曰牽繩，曰牽罾，蟹、蟻房也。卽以爲取之之名，用竹二長丈餘，各貫縱於末，如剪刀，於海水淺處，鉤致蟻房，蟻，垂餌以釣魚也。大繩長數十丈，繫一頭於岸，浮舟出海，每尺許拴數鈎，大小不一，繩盡則返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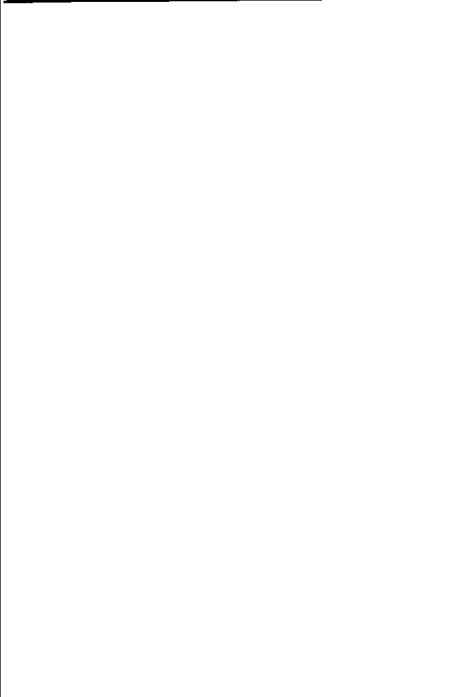
而收。曰放縱。烏魚於冬至前後盛出。由諸邑鹿仔港先出。次及安平鎮大港。後至腳蟻海腳。於石埭處放子。仍回北路。或云自黃河來。冬至前所捕之魚。名曰正頭烏。則肥。冬至後所捕之魚。名曰倒頭烏。則瘦。漁人有自廈門。澎湖。伺其來時。赴臺採捕。鳳山雜餉。給烏魚旗四十九枝。旗用白布一幅。刊刷烏魚旗字樣。填寫漁戶姓名。縣印鈐蓋。插於船頭。帶網採捕。澎湖雜餉。泊網。大小濕。泊者。削竹片爲之。繩縛如篾。高七八尺。長數十丈。就海坪處所豎木杙。趁潮水未滿。縛泊於木杙上。留一泊門。約寬四五尺。潮漲時。魚隨水入。以網截塞泊門。潮退。魚不得出。採取之。濕者。於海坪潮漲所及處。周圍築土岸。高一二尺。留缺爲門。兩旁豎木柱。挂小網柱上。截塞岸門。潮漲淹沒濕岸。魚蛤隨漲入濕。潮退水由濕門出。魚蛤爲網所阻。寬者爲大濕。狹者爲小濕。

澎湖居民。以海爲田。以魚爲糧。稻穀升斗必仰給臺郡。以地盡沙磧。海風甚厲。艱於播種。惟植高粱。麻豆。亦不足用。一遇凶歉。便致絕粒。陳觀察大麓詳請臺諸二縣。各運粟五千石赴彭。巡檢營弁。公同監收。遇凶歉或風颶。舟楫不通。以便驛賑。兵糧亦可如期支放。

北路米由笨港販運。南路米由打狗港販運。壬寅六月。臺邑存倉稻穀無幾。每日減糶數百石。不敷民食。暫借鳳山倉穀支放。自東港運至臺邑。進大港。不出鹿耳門。每石船價八分。陸運每牛車止五六石。溪漲難行。腳價數倍水運。雍正癸卯。浙江饑。運米一萬石。甲辰。補運四萬石。每商船載米五百石。運費

每石二錢，未去之船，尙有貼費。





# 臺海使槎錄卷二

## 武備

洪武五年，湯信國經略海上，以島民叛服難信，議徙近郭。二十一年，華徒喚民，廢巡司而墟其地，繼而不遷者潛聚其中。倭奴往來，停泊取水，亦必經此。嘉隆以後，海寇曾一本等屢嘯聚爲寇。萬曆二十年，倭犯朝鮮，哨者云：將侵雞籠，澗水於是議設兵戍險。二十五年，增設游兵。四十五年，倭犯龍門港，增衝鋒游兵。其地環衍可二百餘里，地斥鹵，水鹹澹，常燠多風，稼穡差艱。時正中曰：孃宮嶼，從西嶼入，二十里爲茶盤，又十里卽孃宮嶼矣。波平浪息，無瀾蕪激射之勢，其狀如湖。因曰澎湖，寬可泊船，而爲案山，右爲西安，各置小城，列銃爲守，名曰銃城。又左爲風櫃山，高七八尺，紅毛凹其中，上壘土若雉堞，今毀其城，仍分軍戍守。與案山、西安相犄角，東爲蒔上澳，豬母落水，於當東南之衝。山陸趨孃宮，三十餘里，舊有舟師戍守，今更築銃城以防衝突。又東向爲鎖管、港林、投仔、龍門、青螺、諸澳。龍門有原泉，舊爲居民聚落。萬曆三十五年，倭突犯泊此。嶼西爲西嶼頭，有果葉澳，泉甚冽，可飲。稍北爲竹篙灣，又西爲蠟仔員，又西北爲丁字門，水吼門，今皆有兵戍守。嶼北爲北山墩，有北太武，稍卑爲赤嵌，循港而進，爲鎮海港，壘城於此。又西北爲吉貝嶼，又北太武與中墩稱兩太武，俱最高，便於瞭望。孃宮稍後二里有穩澳山，頗平坦，自萬曆三十七

年紅毛一舟闖入澎湖。久之乃去。天啓二年高文律乘戌兵羸弱。以十餘船突擄彭島。遂因山爲城。環海爲池。破浪長驅。肆毒漳泉。總兵俞咨皋移紅毛於北港。乃復澎湖。議於穩澳山開築城基。大石壘砌。高丈有七。厚丈有八。東西南留三門。北設銃臺一座。內蓋衙宇營房。鑿井一口。戍守於此。以控制孃宮。然議者謂澎湖爲漳泉之門戶。而北港卽澎湖之唇齒。失北港則唇亡齒寒。不特澎湖可慮。卽漳泉亦可憂也。北港在澎湖東南。亦謂之臺灣。天啓以後。盡爲紅毛所踞。方輿紀

澎湖遠在海外。內澳可容千艘。周遭平山爲障。止一隘口。進不得方舟。令賊得先據。所謂一夫守險。千人不能過者也。矧山水多礁。風信不常。吾之戰艦。難久泊矣。而曰可以攻者。否也。往民居恃險爲不軌。乃徒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若分兵以守。則兵分爲弱。遠輸爲貧。且絕島孤懸。混茫萬頃。脫輸不足而援後時。是委軍以千敵也。而曰可以守者。否也。亦審測其水勢。沈舟則不盡其深。輸石則難捍其急。而曰可以塞者。亦非也。惟峻接濟之防。而敷陳戢旅。以審其至。則賊旣失其所恃。詎能爲久。頓謀哉。劉齊編

南路自大岡山以下。至下澗水那嶼社。北路自木岡山以上。至上澗水雞籠城。其間如鳳山。傀儡山。諸羅山。半線山。皆扼野番之衝。爲陸汛所必防。如下澗水碓礮溪。大線頭。鹿仔港。皆當入海之道。爲水汛所必守。至雞籠。澗水。乃臺灣極北之島。突處海中。毗連番社。後墟一港。與南日對峙。卽興化港口也。後墟而上。一百二十里。爲竹塹社。對海壇。鎮竹塹而上。一百五十里。爲南嶽社。對峙關嶺。卽福州閩安港口。自南嶽

至上澹水七十里對北膠澹水至雞籠三百里對沙埕烽火門皆浙江省界也大洋之外紅夷出入之路而又遠隔郡城港道四達往來一帆直上僞鄭設重兵於彼雖曰遠禦紅夷實恐我師從福興分出以襲其後也雞籠至閩安不過七八更水若閩安興化等港聽商人往來貿易非止利源通裕萬一意外之警則廈門澎湖之師以應其前福泉興化之船以應其後首尾呼應緩急可恃

東甯政事始

臺灣環海依山欲內安必先守山欲外甯必重守水守山之法勞而易守海之法逸而難蓋陸地之防惟在嚴斥堠慎盤詰實心衛民勿以擾民不過得其人以任之而已水地之防必資於船多設船則有篷梳檣碇修葺之工費歲需不貲是在主計者之持策也蓋臺灣善後之計莫急於增兵增兵自不得不增餉若僅駐鎮於郡駐協於安平南北兩路兵單汛薄恐未雨之憂不在鹿耳而在海港山社之間矣

請置餉議

臺灣水陸制兵盈萬費綦重矣乃澎湖安平之兵居其半水師汛重不容以嚴減臺灣之兵居其半陸路汛廣又不得不議增然有可節省之道至便之術亦持籌者所必講也臺灣原有官莊即可爲屯田其佃即可爲屯兵不過加以訓練則其節制或倣古者耕七調三或立在要地屯守馮兵於農之中非特兵無跋涉免度支已也歷觀名臣奏議所用邊守之衆多取土著以土著宜於水土明於地勢而又欲自保其身家則守禦必固且聞名將用兵有取農人號爲新力兵則以其性質樵魯手足強健雖風雨奔馳可無倦乏耳今議倂設制兵仍用內地更代增設之名就臺另立屯田可以相資則兵力愈強而巡防彌周

矣。理諸水

陸師重馬力。水師重舟力。戰陣之時。務爭上風。而運轉不靈。不能占居上風。壓持不重。或反退居下風。此雖人力。全在良舟。然匠人爲舟。固守繩尺。及鷁中流。而快利遲鈍之用。乃見。同時發棹。而前後入港之日。頓殊者。何也。蓋木之本質不類。如檣木爲枹。馮波瀾。乃不搖動。餘則否。輕重亦異。木老則堅而重。否則輕。必得良材。輕重配合。如人一身。筋骨相配。然後善於運動也。故水師必講於造舟者。此其一也。水師之灣泊。猶陸師之安營。凡水師不能於外洋覓戰。皆於進港交鋒。所以灣泊之處。卽是戰爭之場。我舟先至。利在居要以爭上風。然風信難憑。透發之後。往往轉變。先要泊穩。儻一澳中有南風。澳北風。澳不同。則寧泊南風。澳以待。此又老將之持重。不可執一而論也。故水師必明於灣泊者。此其一也。水師之入港。猶陸師之克城。凡港門爲賊所守。而險隘尤爲賊所恃。兵法有挾制其險而攻其虛之說。以險處多虛。故險可制而虛可攻耳。故水師必詳於入港者。此其一也。此水師之大概也。而其要在機。曰扼要。曰伺隙。曰察變。曰虛中。四者。夫扼要則握其權矣。伺隙則分其力矣。察變則奪其守矣。虛中則避其害矣。此所以能於衽席之上。以過吾師。克期取敵。捷如也。要而言之。師之用在舟。舟之用水。水之用在風。舟與師相習。風與水相遭。其用在於變而通之。以盡利。神而明之。存乎人。易曰。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渙者。風水之義。聖人一言盡之矣。同上。

澎湖出洋巡哨。由媽宮澳開駕。向西至西嶼頭。經內塹。外塹。復收泊西嶼頭內大果葉登岸。大果葉二里。左爲緝馬灣。右爲小果葉。南四里至內塹。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澳口礮臺一。東山頂烽臺三。內塹西南三里至外塹。澳口礮臺一。西山頂烽臺三。再北經緝馬灣。小果葉。八里至小池角。西北四里至大池角。十五里至小門。礮臺一。烽臺一。四里至鴿岩頭橫礁。三里至竹篙灣。仍回至大果葉十里登舟。由內港駕至北山瓦罈港。寄泊登岸。四里至通梁。三里至後發。二里至大北山。山頂瞭望。北爲吉貝嶼。姑繁嶼。土地公嶼。鐵砧嶼。白沙仔嶼。險礁。東爲灣貝嶼。藍笨仔嶼。烏嶼。雞膳嶼。碗崗嶼。欲赴吉貝各嶼。須出吼門。往北若逆流逆風。未可駕駛。瓦罈港四里至大赤嵌社。南有塘汛。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一里至小赤嵌。三里至港仔。東二里即崎頭。東南一里至鎮海。三里至港尾。二里至城前。仍至瓦罈港登舟。從吼門出洋。哨巡。由西嶼頭外收入內埭。寄泊。回媽祖宮澳。再媽祖宮澳開船出哨。由西往南。經雞籠嶼。四角仔。桶盤嶼。虎井。直抵八罩金雞澳。人挽門汛。南北風可泊。五六船。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汛後山頂礮臺一。由塘口往西南。一里至綉坡。南爲半碇嶼。頭山礁。鐵砧嶼。薛仔嶼。西南爲大嶼。西北爲花嶼。貓嶼。草嶼。西北半里至斐菜壩。北四里至花宅。四里至水坡。坡口北礮臺一。南風時可泊船。復回挽門汛。東隔半里爲將軍澳。與挽門汛對峙。立安後可泊四五船。東臨海。有石山。名船帆嶼。山頂礮臺一。向北爲金雞嶼。南北風俱可泊船。在將軍澳後。北有馬鞍嶼。山挽門登舟。出金雞嶼口。往東南至東吉。西吉。鋤頭精嶼。至文良港。駕回。經過鎖管港。豬母落水。虎井。蔴真風。

橫尾、雞籠嶼、四角仔、回媽祖宮澳。陸巡由媽祖宮澳四里至暗澳，有巡檢司。三里至東衛，五里至大城。北三里至隘門仔，一里至林頭仔坡，南香鑪嶼、鼓架礁。四里至尖山仔，一里至文良港，東鼻頭烽臺一。可望陽嶼、陰嶼。北五里至果葉仔，二里至奎壁港。北三里即奎壁港山，西三里白灣阮，二里至湖東，二里至湖西，五里至紅羅罩。北三里至青螺仔，紅羅罩半里至西溪仔，南三里至太武仔，西三里至港底。北一里至東石，六里至沙港頭。南三里至鼎灣，西北三里至中墩嶼。湖退可通，西南二里至潭邊，南二里至港仔尾，三里至蚌腳嶼，二里至東衛，四里至西衛，三里至後堀潭，四里至媽祖宮澳。

再陸巡用大杉板往蒔裏後山登岸，蒔裏澳口礮臺一，山頂烽臺一，五里至風櫃尾，澳口礮臺一，烽臺一，東二里至井仔坎，東南四里豬母落水，東北二里鎖管港，西北一里雞母塢，北五里至鐵線尾，八里至烏嵌，五里至雙頭掛，與大城北相對，三里至菜園，三里至暗澳。回媽祖宮澳。副將潘有成出哨月報。

康熙辛丑，兵部奏准澎湖係臺灣咽喉緊要適中之地，移臺灣總兵駐澎湖，臺灣陸路改設副將，金門總兵黃英奏言澎湖為臺灣之門戶，今將臺灣總兵移改澎湖，臺灣設立副將，與水師彼此接應，適度形勢，盡善之謀，無大於此。臣聞地勢輕重，澎湖雖稱三十六島，居於臺廈之中，究皆一抔之土，錯落彈丸，除媽宮、八罩，略有人煙，餘悉冷落荒曠，原設副將，儘堪防守。茲臺灣南北延袤二千餘里，村莊番社，閩井戶口，不下百餘萬，叢山深林，最易藏奸，非總兵不足以資彈壓，況安平水師及南北路副參各員，

與臺灣副將職位不相上下。有事勢必各懷己見。非若總兵可行調度。今若將總兵設在澎湖。與臺灣懸隔。往來船隻。俱候風時。臺灣水陸各營。僅有緊急事機。不能朝發夕至。是澎湖固臺灣之門戶。而臺灣實澎湖之腹心。形勢重於澎湖。關係沿海各省要害。請將總兵仍設臺灣。庶得居重取輕之道。以造海宇無疆之福。提督姚堂亦爲陳請。仍照舊制駐劄。

安平水師額設戰船中營平字號十八號。內趕緝十。雙蓬船六。雙蓬船二。左營定字號十六號。內趕緝八。雙蓬船八。右營澄字號十八號。內趕緝十。雙蓬船八。澎湖水師額設戰船左營綏字號十八號。右營甯字號十八號。與安平中右營同。趕緝長四五丈至七八丈。雙蓬船長二丈至五丈。設爲分總巡哨之法。每年二三四五月爲一巡期。六七八月爲一巡期。輪撥本營將備一員。帶領兵船四分。巡所轄洋面。副將統領兵船四分。總巡各營所轄洋面。大趕緝配兵六十。小趕緝五十。大艙四十。小艙三十四。巡期滿日。官兵船隻撤回安平水次。十月至正月。各船配兵一半。於本轄水汛巡哨。濠水營舊撥左營趕緝二。近又撥道標波字號趕緝四。又道標雙蓬船四。亦歸鎮標各船。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九年再大修。十二年拆造。小修自三十兩至一百五十兩。大修自四十兩至二百三十餘兩。拆造自五十兩至三百六十兩不等。

鳳山打狗港。距鹿耳門水程三更。北風盛發。鹿耳門港道狹隘。舟不得進。而打狗可揚帆直入。由此登



岸者甚多。水師把總配哨船二隻。領兵防汛。下澹水離邑既遠。奸宄易滋。陸路千總領兵防汛。此二處爲南路水陸扼要之地。

低鄭在臺。民人往來。至半線而止。自歸版圖後。澹水等處。亦從無人蹤。故北路營汛。止大肚安設百總一名。領兵防守。沙轆、牛罵、二社。則爲邊外。自海盜鄭盡心脫逃。部文行知夥盜供稱。鄭盡心約在江浙交界之盡山花鳥、台州之魚山、福建臺灣之澹水等處藏匿。維時總兵崔相國分撥千總一員。領兵分防澹水。自後遂以爲常。而業戶開墾。往來漸衆。

鎮標原額兵三千三百五十名。道標兵三百六十名。康熙六十一年。提督姚瑩奏准將道標裁歸鎮標。安平協二千五百名。澎湖協二千名。南路營八百九十名。北路營八百九十名。澹水營五百名。全郡共兵九千四百九十名。合澄閩省將軍兵五百名。共一萬。六十年。總督滿保疏請於府治增一千名。四面協護。南路增一

千名。以五百駐岡山前護木營。後護府東。并保護羅漢門。以五百駐下澹水新圍。後護木營。前查龍橋東之阿猴林等處。北路增一千名。以五百駐斗六門。後護半線。前護木營。并查笨港海口。防禦生番。以五百駐半線。後護澹水。前護斗六門。稽查鹿仔港。防護大江口。再北路營去府兩日。又有大河。不能即時接應。於適中之地。亦應增五百名。前則協護府治。後則稽查北路橫港海口。堵截內山。共計增兵三千五百名。九卿議覆。匪類聚衆爲亂。並非兵少之故。添設官兵。甚屬無用。遂寢其議。

癸巳九月，福督范時崇題准，在臺逃亡汰革兵丁，不得在臺募補，應於各原營挑選年力精壯有家業者，計有十名以上，即撥百隊一名，押往補額，兵米鎮標三營，臺邑支給，安平水師，鳳山支給，澎湖水師，諸羅支給。

半線、澹水、兵米，向皆折給，半線每石連腳價至九錢，澹水每石連腳價至一兩五錢，盡派里民，邑令周鍾瑄於半線建倉三間，貯穀三千七百有奇，澹水建倉二間，貯穀千餘，隨便撥補，就地籌給。

偷渡來臺，廈門是其總路，又有自小港偷渡上社者，如會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鎮海、岐尾，或由劉武店至金門，料羅、金龜尾、安海、東石，每乘小漁船私上大船，會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劉武店，係水師提督營汛，鎮海、岐尾，係海澄營汛，料羅、東石、金龜尾，係金門鎮標營汛，安海，係泉州城守營汛，各汛亦有文員會同稽查，余有清臺地莫若先嚴海口一疏。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門、南路打狗港。打狗由前岐城，水中有額心礁。北路蚊港、笨港、澹水港、小雞籠、八尺

門，其餘如鳳山大港、西溪、螞港、鰲港、東港。通窟。茄藤港、放線港。冬月沙漲，至夏秋退去，船皆可行。大崑巒、社寮港、後灣仔。俱屬。諸羅馬沙溝、歐汪港、布袋澳、茅港尾、鐵線橋、鹽水港、井水港、八掌溪、猴樹港、虎尾溪港、海豐港。

二林港、三林港。二港亦多沙障，水退去口五六里。鹿仔港。湖長，大船可至內裡，不能抵港外線，水退去口十餘里，不知港道，不敢出入。水裏港、牛罵、大甲、貓干、吞

霄、房裏、後腰、中港、竹塹、南嵌、八里盆、蛤仔欄，可通杉板船，臺灣州仔、尾西港、仔海、鳳山、喜樹港、萬丹

港諸羅海翁壩崩山港只容船仔小船再鳳山岐後枋寮加六堂謝必益龜壁港大綉房魚房港諸羅  
 歸仔窰象領今盡淤塞惟小魚船往來耳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崇爻之許坡蘭  
 可進杉板。

沿海暗沙險礁哨船龍骨艱於駕駛即有可以開闢者必俟潮水平時方可進港否則沙堅水淺終於  
 望洋港外更值風暴又無收泊之所或云當改製杉板船數隻質輕底平隨波上下易於巡防隨處  
 可以收泊高知府鐸云朱逆之變士民避亂及平臺後商旅貿易乘澎仔等平底船在洪濤巨浪中往  
 來如織康熙壬寅五月水師營僱坐澎仔出哨遭風失棹飄至浙江黃巖人船卒致保全是在內港既  
 屬相宜即外洋亦可無患。

鹿耳門礮臺今圯礮十五位中左右三營各五位以木架之中有一樞隨向轉動名曰轉輪礮雍正甲  
 辰總兵林亮新修礮架上橫梁前後各長四尺中實三尺下橫梁前後各長五尺中實三尺上下直梁  
 各長四尺梁柱各五寸四方直柱各高四尺接筈處俱裹以鐵下坐板厚三寸橫八尺闊七尺柱腳木  
 九根圍一尺八寸長五尺入地四尺五寸蓋以木爲之如屋頂式可以避風雨剝蝕兩邊用環句牽然  
 礮時掀下極易。

修造哨船工料大吉木

八丈以上

中吉木

六丈以上

俱杉木名浮溪木

松柏

高洋木

即十杉木

福州出

舵碗龍骨

每丈價銀一丈二尺



樓藤及繩匠，只用所登精架，每一繩付貨值百錢。

臺澎各標營船，初俱分派通省內地廳員修造。康熙三十四年，改歸通省內地州縣，其向可修葺而不能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料，赴臺興修。迨按糧議派，臺屬三縣亦分修數船，此非偏庇臺屬，以內地各廠員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煩運載，可以逾期報竣。後定左近道府監修，統計閩省船隻，勻派通省道府，乃將臺澎九十八船內，派臺澎道府各十八隻，餘俱派入內地。既而仍歸內地修造，惟未至朽爛而不堪駕駛者，留臺修補。至康熙四十四五年間，仍俱改歸臺屬，而派府船數倍於道。然令其與福州分修，議於部價津貼運費外，每船捐貼百五十金，續交延糧廳代修其半。道、鎮、協、營、廳、縣，共襄厥事。迨後專責知府，并將道船亦歸於府矣。

臺郡修船，樅木、大木、杉木等料，並釘、鐵、油、麻、纜、絲、綳、紗、簾、片、蓬、葉，俱非臺地所產，遠購福州，料價運費不貲。再大木附搭商船裝載，往年被風覆溺多案，船戶深畏之。至樟枋厚力木，在鳳諸內山，鳥道羊腸，澗溪阻隔，僱匠砍鋸，僱夫肩運，動輒經月，泥淖尤難計日。且從前山廠近遭焚燬，今另為搭蓋，尤為煩費。需時，况附近水沙連等社，希壤生番，最易啓釁，此辦料之難也。又臺廠修葺各匠，原止二三十人，向已不敷撥雇，今輒變亂，或逃回內地，或為賊殺害，見在無幾。一舉大工，內地僱募非易，僱價較內地數倍。此又募工之難也。每遇修船，將備兵目，恣意苛求，或將完固，勒令修改，或稍有損裂，故行殘毀，或將

板木凝固。致累多費工料。興工時又於配定丈尺。將大斷小。將長截短。又於修整合式之工。按副拆換。逼使加添。又或押船赴修之兵。乘夜伺隙。偷竊料物。則是既苦辦料僱夫之難。又苦弁兵之擾累。所以臺地船工。領價貼運。必賒貼兩倍而後得竣也。臺守高鐸申詳制府。請查照往例。將船身朽爛者內廠補造。尚堪駕駛而應修者。駕赴內港興修。其尚可修整而不堪駕駛者。留在臺灣。交營興修。文員仍遵例監視。將府莊遞年所收官租。爲津貼修船之資。不惟節費。且易於集事。重工務而保殘軀。實於臺地有益。

前此覆轍。患在兵虛將惰。而兵虛之原。皆由臺地招兵。換名頂替。蓋兵從內地抽撥。逃亡事故。不爲申報。每至放餉。卽留餉以飽私囊。卽有召募。強半市井亡賴。空名掛籍。含混欺蒙。則主帥大府之過也。當責總兵不時清釐。使墮了悉照定制。空糧悉行撥補。無籍之人。一名不得妄招。到伍之兵。一名不得頂替。則虛冒之弊可除。兵既充伍。而訓練尤所當亟。講者撥換人班。卽宜配明隊伍。將統弁。弁統隊。隊統卒。清查器械。不足者補之。不精良者淬礪之。按期操演各營。將操期并演何技勇。逐月彙報。務使兵與將習。手與器習。而後可。而分汛又當斟酌變通。臺地遼闊。大汛駐兵一二百名。或數十名。究之官多難汛。兵多聚賭。有汛防之名。無守望之實。多兵亦奚益乎。防汛分作幾處。勻作幾班。統以該汛弁目。於本汛雜莊。市鎮。山口。港隘。分地劃界。巡哨偵探。有事則飛報本營。酌量調遣追捕。無事則遠者一月一換。

近者半月一換，歇班之兵歸營操練，更番戍守，人無偏勞，聲息可以時通，廉賈汛衛弊自此絕矣。巡哨海口，責之水師，遠近島嶼，必明港澳險易，叢雜交錯之區，上下風濤，必察海泊向背，取水風候之所，善其舟楫械器，習其行陣擊刺，定其游巡往來，毋潛伏內港，交文中報，駕駛既熟，乘風自易，則整練平時，可資備禦，出師剿捕，可成勁旅，甯有兵虛將惰之患哉。

習俗

臺地民非土著，遁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兩粵之人，行乎江浙兩粵，未盡同風而異俗，且洋販之利，歸於臺灣，故尙奢侈，競綺麗，重珍旨，彼此相倣，卽傭夫販豎，不安其常，由來久矣。賭博、惡業也，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挾資登場，叫號爭鬪，始則出於典鬻，繼則流於偷竊，實長奸之圃也。又莫甚於吸盟，豪健家兒，聚少年無賴之徒，指飯日以盟心，撫白水而矢誓，稱兄呼弟，出妻拜母，自謂古道相期，不知往來既頻，則淫酗之累作，嗾援既廣，則囂競之患生，若其喪不停楸，婢不懲配，猶爲近古之風，而視疏若親，窮乏疾苦，相爲周恤，亦荒島之善俗也。諸雜錄

婚禮倩媒送庚帖，三日內家中無事，然後合婚，間有誤毀器物者，期必改卜，納采、簪、珥、綢、帛，別具大餅、豚肩、糖品之屬，謂之禮盤，無力者止煩親屬女眷，送銀簪二名，曰插簪仔，及笄送聘，或番錢一百圓，或八十六十四圓，綾綢數十四匹，以至數匹，禮書二函，則收一回一羊、豕、香燭、彩花、菓葉，各收其半，禮椰

雙座以銀爲檯檯形每座四圓上鐫二姓合婚百年偕老八字收二姓合婚一座回百年偕老一座貧家則用乾榴櫛以銀飾之福壽萬字糖或百餘圓或數十圓回以大餅其餘鹿筋鹿脯魚鱈肚肺糖果留三四種各以稻殼麥豆置於盤內又回禮錫盤二如大碗式一植石榴一株用銀石榴三四顆及銀柱花數朵纏繞枝頭名曰榴柱一植蓮蕉花一株取迷招貴子之義土人燕招同音此納幣之禮也親迎先期選擇日儀番錢或四十圓以至十二圓名曰乞日至期不論貴賤乘四人輿鳴金鼓吹彩旗前導親朋送燈少年子弟分隊擎執沿途點放爆竹塔至女家駐轎庭中連進酒食三次飲畢外弟攜燈於轎前索爆竹塔隨取贈名曰舅子爆竹新人出廳拜祖先次拜父母父兄把酒三盞覆以手帕上轎赴齋同行豐儉不一花轎後懸竹篩上畫太極八卦到門新郎擎蓋新婦頭上三日廟見以次拜公姑伯叔婦謂之拜茶是日外弟來名曰探房午膳新婦及外弟婦之父兄請而後至不輕造也四日外父母請塔及女名曰旋家外家親屬塔各備贊儀惟外弟納之飲畢塔偕新婦同歸五日外家再請諸親相陪名曰會親女先往塔近午始至飲畢塔回女留三日後始回冠笄或於親迎日或在數日前詩禮之家女子既笄則居於房內不復外出常人則無論矣

喪禮七日內成服五旬延僧道禮佛焚金楮名曰做功果還庫錢俗謂人初生欠陰庫錢死必還之既畢除靈孝子卒哭謝弔客家貧或於年餘擇日做功果除靈小祥致祭如禮大祥竟有先三四月擇吉



致祭除服。此則背禮之尤者。若夫居喪、朔望哭奠、概無久停。則又風俗之美者矣。

生辰爲紅麵食團。彼此饋祝。神佛誕日。亦用以爲獻。娶婦之家。親友製白麵餅。或二十圓。或十圓。及壽  
可肘酒爲賀。

親友自內地來。其酒食相招。名曰洗鹹水。謂泛重洋而至。亦猶北地洗塵之意。

正月。元旦。家製紅白米糕。以祀神。於四五鼓時。拜賀親友。上元節。未字之女。僉折人家花枝、竹葉。爲人  
詬督。謂異日必得佳婿。平民有毀傷他家牆垣。或竊豕槽、雞欄、辱及父母。亦謂一年大利。街頭花燈。簫  
鼓。鎮夜喧闐。至廿五六日方罷。十六日。各市廬競展酒肉。名曰頭壓。自是月以爲常。臘月既望。踵而行  
之。名曰尾壓。

四月八日。僧衆沿門唱佛曲。人贈以錢米。

五月五日。清晨。然稻梗一束。向室內四隅熏之。用楮錢送路旁。名曰送蚊。門楣間艾葉、菖蒲。兼插禾稗  
一莖。謂可避蚊蚋。榕一枝。謂老而彌健。彼此以西瓜、肉粽。相饋遺。祀神用諸紅色物。自初五至初七。好  
事者於海口淺處。用錢或布爲標。杉板魚船。爭相奪取。勝者鳴鑼爲得采。土人亦號爲鬪龍舟。午時爲  
小兒女結五色縷。男繫左腕。女繫右腕。名曰神鍊。三月盡。四月剪鬚。五月初一至初五日。各寺廟及海  
岸各船。鳴鑼擊鼓。名曰舞船鼓。謂主一年旺相。

七夕呼爲巧節。家供織女。稱爲七星娘。紙糊綵亭。晚備花粉、香果、酒醴。三牲、鴨蛋七枚。飯七盃。命道士

祭獻畢，則將端陽男女所結絲綵剪斷，同花粉，擲於屋上，食螺螄以爲明日黃豆煮熟，洋糖拌裹，及龍眼、芋頭，相贈貽，名曰結綠。

七月十五日，亦爲盂蘭會，數日前，好事者醮金爲首，延僧衆作道場，將會中人生年月日時辰，開明緣疏內，陳設餅餌、香燭、柚子、蕉果、黃梨、鮮蛋、堆盤高二三尺，并設紙牌、骰子、煙筒等物，至夜分，同羹飯施餼口，更有放水燈者，頭家爲紙燈千百，晚於海邊觀然之，頭家幾人，則各手放第一盞，或捐中番錢一，或減半，沿於燈內，衆燈齊然，沿海漁船，爭相擷取，得者謂一年大順，沿街或三五十家爲一局，張燈結采，陳設鬮畫、玩器、鑼鼓喧雜，觀者如堵，二日事畢，命優人演劇以爲樂，謂之壓龍尾，月盡方罷。

中秋製月餅，并筆、墨、紙、研、香蠶、瓶、袋、諸物，羅列市廛，設置骰子，賭勝奪采，負則償值。

重陽前後，鏡放紙店，如內地春月，是日儘生，有殺犬取其首以祀魁星者，餘肉則生徒聚嘆，歡飲竟日，除夕前數日，以各種生菜沸水泡壺中，以供新歲祭祀之用，餘則待發變後食之，名曰隔年菜。

除夕殺黑鴨以祭神，謂其壓除一歲凶事，爲紙虎，口內實以鴨血，或豬血、生肉，於門外燒之，以驅除不祥。

衣服不衷袴，露衣衫外者，曰龍擺尾，襪不繫帶，脫落足面者，曰鳳點頭，農夫與隸，雲履綢衫，服勞任役，殊不雅觀也。

交易最尚番錢。紅毛所鑄銀幣也。長斜無式。上印番字。銀色低潮。以內地兼金與之。反多滯難。用小制錢外。多用昔年所鑄毫廣昌南紅銅錢。并明時舊錢。鵝眼。蒼葉。散若流泉。見行鼓鑄。輪郭周好。交易則棄而不用。亦足異矣。

賣肉者。吹角。鎮日吹呼。音甚悽楚。冬來稻穀罄絕。各色釐致郡治。車音脛薄。如哀如訴。時與吹角若相和然。廣東志。順德之容奇。桂州黃連村。吹角賣魚。其北水古粉龍。滑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爲市。以角幣號召。不知此於何起也。

士夫健卒喜賭博。永夜譁喧呼。盧之外。或懸銅錢射寶字。以賭勝。名曰壓寶。又爲紙牌三十六百分文。武院科四項。文尊閣老。武尊國公。院尊學士。科尊狀元。每項九等。納粟列庶吉士之上。

鴉片煙。用麻葛。同鴉土切絲。於銅鑪內煑成。鴉片拌煙。另用竹筍。實以縷絲。羣聚吸之。索值數倍於常煙。專治此者。名開鴉片館。吸一二次後。便刻不能離。暖氣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爲導淫具。肢體萎縮。臟腑潰出。不殺身不止。官弁每爲嚴禁。常有身被逮繫。猶求緩須臾。再吸一筍者。鴉片土出。噉喇吧。

郡中缺舌鳥語。全不可曉。如劉呼游。陳呼澹。莊呼曾。張呼丟。余與吳侍御兩姓。吳呼作襖。黃則無音。厄影切。更爲難省。

大武郡數處平地涌泉，浸溢數里，土人謂之奎水，奎，土音濫，字典中無此字，亦猶大浪泵之泵，字典音聘，土音蚌，又所生少子，名曰寇，土音滿，皆以己意爲譌撰。

祠廟

邑志載陳涪川撫軍重修文廟碑記云：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建廟修學，正誼明道之大端，應無出此者。予以爲不計功而未嘗無功，不謀利而未嘗無利，蓋令未有爲臺道者，而予得調臺道，臺道未有擢爲撫軍者，而予得擢爲撫軍，莫非先聖先賢默爲相之等語。聖賢大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正不藉崇飾廟貌，皈依奉法，便致感應報施，建學明倫，所以正人心，厚風俗，無一語及之，竟說向廟田利益，豈可爲訓。

府志至聖四御贊後，卽接施琅褒章，崑崙志學校或載入祀典，或見之藝文，俱爲失次。諸羅志學校別爲一卷，爲是。

涪川建紫陽祠於學宮之左旁，列黃勉齋、陳北溪、蔡九峰、真西山、四先生木主，春秋致祭，兩廂列學宮，令諸生肄業，撥饒港官田二十八甲一分，歲租一百六十八石六斗，以爲膏脯資。

水仙宮並祀禹王、伍員、屈原、項羽，兼列夏，謂其能遊舟也。一作魯廟中亭脊，雕鏤人物花草，備極精巧。

皆潮州工匠爲之。關帝廟前殿祀帝像，後殿祀帝父，方山綠袍，土人云：與祀文宣并及啓聖同義，南路

長治里前，阿社祀五文昌、梓潼、關帝、魁星、朱衣、呂祖。後祀東王公、西王母。又僞鄉時建玉皇太子廟。

三年壬船，備物建醮，志言之矣。及問所祀何王，相傳唐時三十六進士，爲張天師用法寃死，上帝敕命五人巡遊天下。三年一更，卽五瘟神，飲饌器具，悉爲五分。外懸池府大王燈一盞，云僞鄉陳永華臨危前數日，有人持柬借宅，永華盛筵以待，稱爲汕大人。池呼陳爲角宿大人，揖讓酬對如大賓。永華亡，土人以爲神，故並祀焉。

求子者爲郎君會，祀張仙，設酒饌果餌，吹竹彈絲，兩偶對立，操土音以悅神。

### 商販

東西洋通販諸國，西洋則交趾、占城、暹羅、下港、加留吧、東埔寨、大泥、蔴港、蔴六甲、啞齊、彭亨、柔佛、丁機宜、思吉港、文郎、馬神、東洋則呂宋、蘇祿、貓里務、沙瑤、明暉、美洛居、文萊、雞籠、澹水。談

明給事中何楷疏，臺灣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高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過規漁鹽之利已耳。其後見內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爲盜。近則紅夷築城其中，與奸民私相互市，訖然成大聚落矣。有明誌餘錄

給事中傅元初疏，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爲市。紅毛業據之以爲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澹水之

地與奸民闖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卽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臣鄉之大可憂者蓋海外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柬埔寨諸國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住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諸夷皆好中國綾緞雜糧其土不蠶惟借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匹服之以爲華好是以湖蘇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皆所嗜好百工技藝有挾一技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卽先後招來至紅毛番其夷名加留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一心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於外民矣。上兩

近以開洋互市奉旨紅夷挾市地方官果能飭備悉防禁絕勾引接濟狡謀自無繇逞乃海防名節實弛奸商陽禁陰縱以致釀變滋隨至開洋應否未見確議但云宜呂宋不宜臺灣均屬夷地商販給引出海何法綜稽能使盡地遵守著詳查開禁利害博諮熟審酌妥具奏據泉州鄉官史繼偕張瑞圖等稱開洋有四便漳州鄉官林宰等稱海寇起滅不係洋禁開閉臣會同鄒維連勸得開洋之說心心有主驟驟爭鳴大約主開而不主禁總之言利不能無害衣食源開則利在民洋稅復而閩安諸稅可免則利在商得稅三四萬以壯軍實則利在準備而亦有害卽撫臣所謂四可慮者是已此就利害言也若體民情則開

不容緩。臣入閩關，見高山大川，迴旋掩映，自建徂興，間關千里，中求三里康莊而不可得，巖下居民，各就山根溪畔，開墾力食，率崎嶇境，即方正五畝一段者，亦未之見。過泉，眼界稍寬，然已望洋海若矣。其人則林林總總，肩摩踵接，望闕洋，不啻大旱望雨，而臣反言開之不便，達情之謂何。故今日開洋，全爲民計，非爲夷計。謂開洋而貧民不再從賊，則可；謂開洋而奸民盡化爲良，則不可；謂開洋而奸民便於勾夷，則可；謂不開而全無海氛，亦不可。按閩稿

明莊烈時，工部尙書涇南南居益巡撫福建時，紅毛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馬、諸珍，賄請互市，公絕其使，焚其貢物，口占一絕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番書字字誑軍門。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繫其酋高文律，閩人立石平遠臺，以紀公績。今嚴禁互市，實苞桑之至計，爲國家計久遠者，當看前明紅毛入犯中左，肆行焚劫，又復勾引劉香老，首尾衝突，海端騷動，雖竭力驅勦，實苦不支，慎忽狃目前之近利，而輕言互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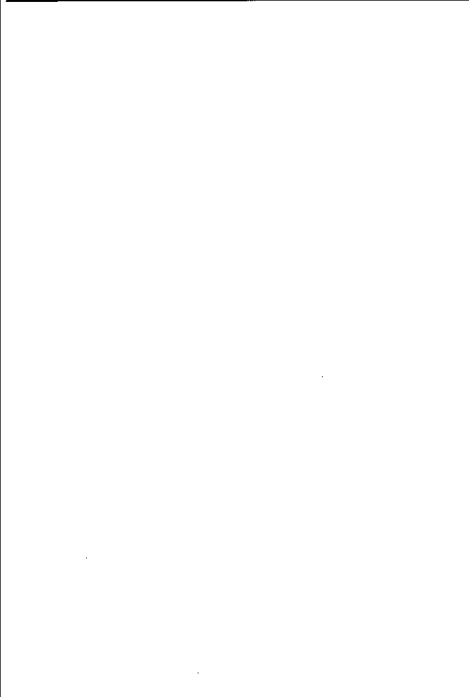
海船多漳，泉商賈貿易於漳州，則載絲線、漳紗、綳絨、紙料、煙布、草席、輒瓦、小杉料、鼎鑪、雨傘、柑、柚、青果、橘餅、柿餅，泉州則載磁器、紙張，興化則載杉板、輒瓦，福州則載大小杉料、乾筍、香菰。建甯則載茶，回時載米、麥、菽、豆、黑白糖、錫、番薯、鹿肉，曾於夏門諸海口，或載糖、鮫魚翅，至上海，小艇撥運，姑蘇行市，船回則載布匹、紗、緞、桌、條、涼、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則載綾、羅、絲、綉、紗、湖、帕、絨、線、寧波則

絨絨花、草席、至山東販賣粗細盤碟、杉、枋、糖、紙、胡椒、蘇木、回日則載白蠟、紫草、藥材、繭綢、麥、豆、鹽肉、紅棗、核桃、柿餅、關東販賣烏茶、黃茶、綢緞、布匹、盤紙、糖、麵、胡椒、蘇木、回日則載藥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參、銀魚、鯉乾、海瑞彈丸、商旅輻輳、器物流通、實有資於內地。

### 進貢

康熙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其王禮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九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滿露云云。貢物：大理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囉絨二十五匹、織金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一匹、暎噠緞二十四匹、織金花緞五匹、雜色細標布、文采細織布、白毛裏布、二百九十四匹、大白鳴鐘一座、琉璃燈一圍、聚繡燭臺一懸、琉璃鑿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觔、甜肉豆蔻四甕、鑲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藍薇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罇、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隻、鑲金鳥銃三十把、馬銃六十把、彩帶三十佩、鑲金佩刀三十把、鑲金雙利劍二十把、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二雙、池北偶談荷蘭國最稱富饒，乃遇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盤踞，大有深心，迨何斌引鄭成功襲臺，力戰不克而歸，見我師掃盪鄭逆，不覺驚服。





# 臺海使槎錄卷二

## 泉井園石

北路阿拔泉、虎尾溪源，同出水沙連，經牛相觸山口，二水分流。阿拔泉極清，虎尾溪極濁，水性湍急，最為深闊，西流二十餘里，入地伏流於海。

湯泉，南路二，一在下澗水社，出赤山，水流如湯，亦無定處，一在大漢水山，山不甚高，其上澗湧出泉而溫，故名，相去十餘里，又有小滾水山，脈絡相屬。北路二，一在玉山最深處，泉流氣蒸如沸，一在大雞籠，縮港山朝山內，康熙辛丑，我師與賊戰於鯤身，正值炎熾，隨地掘尺餘，皆甘泉。

郡治濱海各井，皆澗水，微苦鹹，惟傀儡山馬兵營井極清冽，為郡中第一泉。安平城上紅毛井水，高於海面，味亦甘，澎湖居海之中，井亦澗水，以觀音亭、副將署二井為最。

萬壽亭一泉，屯兵萬餘，汲取不窮，今名萬軍井。

龍目井有二，南路阿猴林內，仔寮兩井相連，狀如龍目，因名。北路大雞籠山之麓，下臨大海，四周斥鹵，泉湧如珠，甘冽異諸井。

鄭氏北園，去郡治五六里，從海視之，則直北矣，故名。園在平壤，無邱壑，亭臺曲折凌峻之致，丙寅臺廈

道周昌因其地仍其茂林深竹結亭築室爲之記且繪而圖之季麒光顏曰致微有秋夜遊北園記昌於道署後築小園名寓望蓋取左史異有寓望之言麒光亦有記

海中有礮石皆鹹鹵結成粗劣易腐或置盆盤中不足充玩澎湖石完好較文石尤細可爲扇器餘則磨礮攻錯僅供諸番文項之用

物產 百穀·花果·竹木·鳥

三縣皆稱沃壤水土各殊臺縣俱種晚稻諸羅地廣及鳳山澆水等社近水墾田可種早稻然必晚稻豐稔始稱大有之年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資贍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戶鮮蓋藏

正月諸邑收菜子一名油茶九十月間種碾油只供膏火不可食二三兩月鳳邑收黃豆十月十一

社尤多諸邑收大麥小麥十月十一近臺屬者二月收遠處者三月收四月臺邑絲瓜紅涼瓜即菜瓠菜

莧茄菜豆即紅豆熟鳳山八社水田收鑊冬早稻一名安南蛋民間西瓜熟正月三邑糖廊車畢五月臺

邑番檳西瓜熟鳳山瓜檳蔬果於四月開先熟五月幾盡矣諸邑收早麻即芝麻正月瓜檳亦盛出臺

鳳地暖凡所種植先期成熟諸邑近北漸寒頗似內地所出之物稍遲六月三邑刈黃麻黃梨龍眼波

羅蜜梨仔棗出民間種晚稻農務方興略無閒隙諸邑收晚麻番民收稷米高粱蕎麥七月三邑靛青



正月二月  
間種者。

荳、芋、榴櫛、淨留藤、俱盛出。諸邑收大頭荳、早稻。正月二月間種。八月諸邑再收黃豆及黑豆、菘豆。俱五月間種。番民收荳、以九月三邑收菁子。諸邑收園粒粟。一名一。枝重。園田皆可栽種。若早播者，則於八月收。十月

三邑收白占稻、紅埔占稻、白占種於田。紅埔占種於園。番薯熟，早種者七八月先出。田家食至隔年。四

月方霽，鳳山下澹水、武洛、糯米、芋、熟，長二尺餘，與別芋迥殊。十一月三邑大蔗、芋、熟，大蔗即甘蔗。芋

蔗一名老蔗。三邑農家豎廊，興工碾糖。鳳山採捕烏魚，內山之番，不拘月日，捕鹿為常。平埔諸社至此

燒埔，入山捕捉蠻鹿，剝取鹿皮，煎角為膠。漬肉為脯，及鹿茸、筋、舌等物，交付贖社。運赴郡中，鬻以完餉。

十二月，麥風進，貢西瓜及王瓜、匏、茄、熟。南北兩路荷花盛開，塗鱸魚出。天時蒙霧，齊浮水面。捕獲倍多。

臺邑土壤，小絕少水田。農人多種瓜、蔬、麻、雜植。蔬、豆、栽蔗、碾糖。間種早稻以佐食。納糧食每於兩路

續買輸將。

稻有秬、秔。秬稻種於水田者，曰早占，曰晚占。色白。種於園者，曰埔占。色赤。糯稻種於水田者，曰赤秬。殼

色赤。種於園者，曰禾秬。粒大色白。麥有大麥、小麥。而小麥最佳。稷之屬，有細米、黃白二種。藟、麻、豆，諸

社有之。

南方麥花，多開於夜。臺則如北地然。食多亦不覺熱。黍米夜間開花。居民多不食。蕎麥種植亦少。嬰兒有疾，每用麵少許，滾湯沖服，立痊。謂能解肌祛熱。間有為飯者。土壤肥沃，不糞種。糞則穗重而仆。種植

後聽其自生。不事耘鋤。惟享坐纒。每畝數倍內地。近年臺邑地畝。水衝沙壓。土脈漸薄。亦間用糞培養。澆水以南。悉爲潮州客莊。治埤蓄洩。灌漑耕耨。頗盡力作。田中藝稻之外。間種落花生。俗名土豆。冬月收實。充櫛陳列。居人非口嚼檳榔。卽啖落花生。童穉將炒熟者。用紙包裹。鬻於街頭。名落花生包。花不應候。余壬寅仲冬。按部北路。至十六門。見桃花方謝。菜花初黃。回至笨港。見人擎荷花數枝。及回寓館。榴花亦照眼。癸卯二月。桂正芳菲。八月。橘又花。信不可以時序限之。

花開無節。惟菊至冬乃盛。開至二月。蘇子瞻在海南。以十一月之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有云。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也。

斑支花。一作斑枝。以枝上多苔文成鱗甲也。較茶花尤大。色深黃。莖雷堅厚。結實如絲。陳觀察子京云。卽係木絲。粵西花更大。色紅。爲稍異耳。

騰爪蘭。一名並蘭花。似蘭無心。香味滯膩。嗅之令人作惡。結子如棗。一叢二十餘枚。攢簇如桃。名騰爪桃。

倒垂蘭。出北路內山。枝屈曲如梅。葉似查。知而厚。不著土。生取一枝。挂簷陰。雨露所及處。自能生根。抽芽出葉開花。花似蘭。色黃碧。微香。

木蘭花。如粟。澹黃。芳似珠蘭。樹木大者圍數尺。名樹蘭。

水仙。歲底盛開。一本五六莖。一莖可十餘葉。鮮芳絕倫。廣東市上。標寫臺灣水仙花頭。其實非臺灣產也。皆海舶自漳州及蘇州轉傳者。蘇州種不及漳州肥大。

美人蕉花。紅黃二種。黃者尤芳鮮可愛。四時不絕。有高丈餘者。子堅黑。或作小念珠。

蕉有芭蕉。金蕉。芭蕉不結子。金蕉花如蓮。色紫不鮮。每花結子一梳。名蕉果。凡蕉果一枝五六層。每層數十枚。排比而生。割食。味亦甘。異物志載羊角蕉子。大如手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者。此也。南方草木狀。蕉樹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秦地村舍。後每廣植之。四時皆生。藉以獲利。性寒。婦人產後。每以蕉果少許。置兒口中。謂能清熱。

番綉毬。蔓生。葉厚可一錢。花白色。底瓣似通草爲之。心微紅而堅。明亮如鑿。

番花。葉大於枇杷。枝每三叉。花有五瓣六瓣者。外微紫。內白色。近心漸黃。香似梔子。夏秋多開。冬則葉落。但名番花。似扇統稱。廣東志云。貝多羅來自西洋。葉大而厚。梵僧用以寫經。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葉則黃。有香甚。瓣落地數日。朵朵鮮芬不散。乃知此爲貝多羅花也。

番樹。大如槐。枝幹離奇。或似臥松。結實如槐角。皮紅。時綻裂。肉白可食。名曰莉豆。一名番豆。

曇花。一。枝數十葉。一葉長七八寸。花六出。外紫內白。頗似蓮香。亦有白色者。摘置几案間。經時略不損壞。花葉仍然開放。是一異種。僧家言是西方小木。

刺桐花每枝可數十葉。一瓣包裹數鬚。似麝絲爲之。爛熳若朝霞。臺郡最盛。辛丑春。無一開花者。遂兆朱一貴之亂。甚奇。後遂於花時占一年盛衰。

寶相花。似薔薇。色白。瓣較多。惜不甚香。

佛桑。一名朱槿。高不逾五六尺。四時皆花。花有深淺紅澹黃各色。紅則焰焰燒空。尤爲奪目。又有名一丈紅者。葉與佛桑相似。花單瓣。狀如秋葵。而殷紅綽約。較佛桑更爲照眼。臺灣隨筆云。照殿紅樹甚高。花如巨觥。色紅無二。意卽一丈紅耶。

茉莉最易栽植。番茉莉較大。種自東埔寨來。花徑寸。百餘瓣。早晚街頭。有連十餘葉綴成一枝。有連數十葉爲一串。買置牀榻。殊有妙香。

蓮。四時皆開。亦有單瓣者。

蔗苗種於五六月。首年則嫌其嫩。三年又嫌其老。惟兩年者爲上。首年者熟於次年正月。兩年者熟於本年十二月。三年者熟於十一月。故破煮之期。亦以蔗分先後。若早爲砍削。則蔗不足而糖少。大約十二月正月間。始盡興工。至初夏止。初破蔗漿。半多泥土煎煮一次。濾其渣穢。再煮入於上清。三煮入於下清。始成糖。入甯待其凝結。用泥封之。半月一換。三易而後白。始出甯鹽乾。舂擊成粉入簍。須半月爲期。未盡白者。名曰糖尾。併甯再封。蓋封久則白。封少則滯。其不封者則紅糖也。所煎之糖。較閩粵諸郡爲尤佳。

插蔗之園，必沙土相兼，高下適中，乃宜。每甲栽蔗，上園六七千，中園七八千，下園八九千，或至萬地薄，多栽萬可多，三春得雨，易於栽插，無雨亦犁種，但屏水灌漑，為力頗艱。十月內築廊屋，置蔗車，僱募人工，

勸廊碾糖。上園每甲可煎為糖六七十擔，白糖六七十擔，沙土陶成，中園下園，只四五十擔。煎糖須覓

糖師，知土脈，精火候，用灰湯大沸，用鹽，用油將成糖，投，恰中其節，煎成微糖槽內，用木棍頻攪，至冷便

為烏糖，色赤而鬆者，於蘇州發賣，若糖溼色黑，於上海、甯波、鎮江，諸處行銷，至製白糖，將蔗汁煎成糖

時，入糖礪內，下用礪鍋盛之，半月後，浸出糖水，名頭水，次用泥土蓋礪上，十餘日，得糖水，名二水，再用

泥土覆十餘日之糖水，名三水，合煎可為糖膏，或用釀酒，每礪白糖只五十餘觔，地薄或糖師不得其

人，糖非上白，則不得價矣。每礪用十二牛，日夜碾蔗，另四牛載蔗到廊，又二牛負蔗尾，以飼牛，一牛配

園四甲，或三甲餘，每園四甲，現插蔗二甲，留空二甲，逐年更易栽種。廊中人工，糖師二人，火工二人，蔗

汁，車工二人，將蔗入石，取蔗汁，牛婆二人，種牛缺，剉蔗七人，園中砍蔗，探蔗尾一人，探以飼，看牛一人，看守各

工價逐月六七十金。

唐大厓中，鄒和尚始教民黃氏造蔗霜法，其器用有蔗削、蔗鎌、蔗髡、蔗礪、拾牀、榨斗、漆甕，之屬。今蔗車兩石矗立，狀如雙碾，夾取其汁，想卽蔗礪遺製。酒有蔗漿，用錫汁釀成，與粉子酒俱味極甘。北路有用



梨仔莢釀酒者。又在蘆漿菑子之下。

番薯。明萬曆中國人得之外國。瘠土沙磧之地。皆可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閩海而南。有呂宋國。朱薯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莖葉蔓生。如瓜蔓。黃精。山藥。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熟食味如熟芋。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夷人雖蔓生不費省。然倭而不與中國。人有載取其蔓。思許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何鏡山頌曰。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讓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耆者食之。不患哽噎。能養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於士君子也。以代置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助其惠。而諸德備矣。閩小紀

或云。薯長而色白者是舊種。圓而黃赤者。得自文來國。未知孰是。余見有大可尺圍形似南瓜者。土人亦不經見也。

芋有二種。紅者呼爲檳榔紅。白次之。熟較內地亦蚤。六月初旬即可食。多食滯氣。不似內地滑潤。南路番子芋。一名糯米芋。有重十餘觔者。味佳。

蕷子檳榔。卽廣東雞心。粵人俟成熟取子而食。粵人於未熟食其青皮。細嚼。麻縷相屬。卽大腹皮也。中

心水少許，尚未成粒，間有大者，剖視其實，與雞心無二，或云粵人食子，臺人食皮，一色青者爲雄，黑者爲雌，雄者味厚，雌者味薄，顆向上長者尤貴，蠟房灰，用孩兒茶，柑仔蜜，染紅，合浮留臺食之，按苑石湖集云：頃在嶺南，人好食檳榔，合蠟灰，扶留藤，一名蕘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以，唾如膿血，可厭，蕘藤，一作浮留藤，土人誤作爲老字，釋無老字，臺地多瓊，三邑園中，多種檳榔，新港，蕭壩，麻豆，日加，溜灣，最多，尤佳，七月漸次成熟，至來年三四月，則繼用鳳邑，椰嶼，番社之檳榔乾。

種檳榔必種椰，有椰則檳樹結實必繁，椰樹葉少，林高，椰子外裹粗皮，如椶片，內結堅殼，剖之，白屑盈寸，極甘肥，清漿可一椀，名椰酒，東坡詩：美酒生林不待儀，此也，廣東志：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大小不一，凡揀椰子，以手搖之，聽水聲清亮，則心大而甜，其肉厚，水聲濁則否，蓋椰心以水而養，無水則無心，往往而是，又有椰油，可佐膏火，或云用火炙椰，其油自出，療齒痛凍瘡極效。

臺地夏無他果，惟番檳，蕉子，青梨，視爲珍品，春夏有菩提果，一名香果，芳馨極似玫瑰果，當以此爲第一，土人酷嗜梨仔菱，一名番石榴，肩挑擔負，一錢可五六枚，臭味觸人，品斯下矣，臺灣隨筆云：象齒有實，可食，不知何物。

檳，三種，香檳，木檳，肉檳，香檳差大，味香，不可多得，所食者木檳，肉檳曬乾，用糖拌蒸，亦可久藏，臺人多

以鮮棧代蔬。用豆油或鹽同食。北路自半線以上。則絕無矣。字釋無樣字。色味似杏。或是番杏。誤作棧。樣實大如豬腰子。葉尖長。居易錄作番蒜。五月熟。大如葫蘆。味甘香。多津液。樹大而葉圓。非是。

波羅蜜。一名優鉢曇。廣東志。南海廟中舊有東西二株。高三四丈。葉如葫蘆而光潤。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所植。他所有皆從此分種。生五六年。至徑尺。削去其梢。以銀鍼釘腰。卽結實。成實乃花。然常不作花。故佛氏以優鉢曇花爲難得。每樹多至數十實。自根而幹而枝條。皆有實。蟄蟄疣贅。若不實。則以刀砍樹皮。有白乳湧出。凝而不流。則實一砍一實。十砍十實。故一名刀生果。熟以盛夏。大如斗。重至三四十觔。皮厚有輓刺。蠟阿如佛頭旋螺。肉含純瓠。間疊如橘柚。蠶氣甚芳郁。有乾濕苞之分。乾苞者液不瀦膩。味尤甜。每實有核數百枚。大如棗。仁如栗。黃。燻熟可食。能補中益氣。悅顏色。志云。色綠似如來頂。液黏如漆。是已。其子卻似橡實。每一子爲一房。熟而食之。味似百合子。不可生食。瓠可生食。亦不甚甘。美。終不似橘柚味也。土人用波羅蜜子煨肉。黃梨煮肺。亦海外奇製。

粵西以波羅蜜爲天波羅。黃梨爲地波羅。居易錄謂黃梨曰黃來。去聲。八月熟。長可尺許。味尤甘香。其樹類蕉。實生節間。接黃梨。長止五六寸。草木叢生。根下葉似荳。兩邊如鋸齒。頂上葉小。攢簇如雞帚。謂其樹類蕉。非也。

龍眼。類小味薄。六七月熟。荔枝皆自內地來。藍總戎廷珍每貽漳州狀元紅。紫綉玉。腐甘如醴酪。每以

海上風阻，不得日食三百，殊爲憾事。

香櫞，初夏即熟，長似木瓜，上下微尖，并蠟勻，橙、椶櫞、羅圓、酸稍遜矣。

木瓜，樹幹亭亭，色青如樹，每一枝一葉，葉似草麻，大者尺餘，花白色，生枝極間，瓜凡五棱，無香味，居民用鹽漬以充蔬，諸羅志謂毛詩投我以木瓜，卽此，殊非，按果譜，木瓜一名楸，一名鐵腳梨，樹叢枝葉，花俱如鐵腳海棠，葉光而厚，春末花開，紅色微白，實如小瓜，或似梨，稍長色黃，如著粉，津潤不水者爲木瓜，此地所產，與內地木瓜絕不類，豈可以稱謂偶同，遂妄爲引據乎。

鳳山縣有薑，名三保薑，和傳明初三保太監所植，可療百病。香組藥記

楠生深山中，裂土而出，全體悉具，蓋與竹筴相同，兩葉始斃，已大十圍，歲久則堅，終不加大。種海紀

大松，生水沙連，合抱成林，生番所居，莫敢採伐，相傳山後崇、爻黑、沙冕、諸山，有松有杉有梅。

蕭則木，大者數圍，性極堅重，入土千年不朽，然在深山中，野番盤踞，人不能取，洪水漂出，僞鄉取以爲棺，實美材也。

南路打狗山，有香木，色類沈香，味較檀尤烈，不名何香，土人亦不知貴，傳說昔年有蘇州客商能辨之，截數十擔去，後有官某作爲香杖，今所存者零星碎木，見爲扇器者。

婆羅樹，中空，四圍枿成圓形，尤異，花紋糾結盤屈，如古木狀，用貯管城，因其材也。

水沙連茶在深山中，衆木蔽虧，霧露濃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製。

內山林木叢雜，多不可辨，樵子採伐，鬻於市，每多堅質紫色，竈煙間有香氣拂拂，若爲器物，必係精良，徒供爨下之用，實可惜，儻得匠氏區別，則異材不致終老無聞，斯亦山木之幸也。

木有交標，可爲梁柱，九刺小而不高，菲屋用以爲柱，入土不朽，又有白樹，色白可以爲器，此皆內地所無者。

竹亦可爲器用，但質薄劣，蛙蟲易生，不能經久，徧處皆竹，數十竿爲一叢，遠望若柳，絕無蕭疏之致，生筍不出叢外，皆不堪食，夏月街市，亦有煮熟肩賣者，味酸苦，難以充庖，諸羅志謂竹塹岸裏之筍，竹筍味甚佳。

觀音竹，枝弱葉小，栽植盆中，亦可供玩，一名鳳尾竹，志載佛眼竹、金絲竹，俱未見。

江南竹，亦名南竹，魚港灘落每用之。

築室一椽一木，一瓦一石，向皆取給內地，以此處沙土，不可以陶蓋瓦，級輒竹木不勝棟、檁、檣、檣，康熙壬寅，巡歷南北兩路，審亦錯列，殆不足供全郡之需，小民草寮，以竹爲柱，上覆以茅，用土塗附，傾盆疾雨，沙土漂流，捲地狂飈，棟檣摧折，且經年之竹，盡已蛀盡，烏能久支耶。

藤於多盤旋里餘。可爲繩索。可縛茅尾。織者合檳榔食之。海風藤。治拘攣風濕極效。葵藤縛器用之。又萎藤生海濱水中。內山有此。大可合抱。不適於用。隆冬木葉不脫。惟佛桑。番花。落葉。至春敷榮。餘於春日生新葉。逐漸舊葉脫去。青林暗換。紅蕖發開。亦是大造密移之妙。

志載藥品。有內地所不經見者。如斑節草。柏蕪。菘茶蕪。穿山龍草。土木瓜。風藤。水樹。亦有志所不載者。如金鎖匙。治疳。倉鈴草。茶匙黃。虎咬黃。龍鱗草。四時春。馬蹄香。一名一枝香。金劍草。磅礪草。龍舌黃。辛耳草。治黃瘡。蕪子黃。金子龍。船花。正埔益。魚鱗草。苦麻草。雞骨黃。去風解熱。烏甜菊。一名割。止血。柏子草。半天飛。涼血雞卵藤。宜梧草。萬年薯。撮鼻草。治瘋。鴨嘴黃。一名旗。調經。千里光。治目。龍芽草。竹仔草。天青。青菜。大楓草。三艾刀。鱗魚膽草。牛頓草。山苦瓜。牛角刺。山葛藤。頗子葉。山麻草。千日青。山四英。馬鞍草。過江龍。檳包藤。豬母菜。羊角豆。結莖草。療毒。白埔益。止痛。蘇板草。一名九。珠仔草。金不換草。山蜈蚣。小營蕪。山茄報。碎米黃。治跌打損傷。萬年松。治腹痛。鹿肚草。治嘔。赤血草。酸酸草。茄冬葉。縮公。山尾蝶。天仙茄。遍地錦。炮仔草。治咽喉。葉下紅。一名正路黃。山埔銀。鹿角英。地掃草。午時草。鼠尾黃。其片黃。山東枋。白花草。龍桐草。治疔毒。龍吐珠。虎婆刺。漫桃花。千里急。鐵馬鞭。山芙蓉。倒地鈴。和尚藤。金絲瓜。瓜龍。雞柔草。瓜子草。荔枝草。田烏草。雞角刺。東血草。毛將軍。田薯草。五宅茄。不相草。不求人。鼓髻草。詩

鏡草、馬鞍藤、罌壳刺、治癰。山素英治疥、蚶壳草治痧、蠅翅草治虛脹、苦仔草治痘、水鏡草治痔漏、三腳虎草、三腳鼈草、咬人狗、虎尾命、治瘰癧、茅根草、無根草、通淋利水、菊行草治瘍、黎壁草治腫瘡、蒲鹽草、治蛇傷、蔦松葉、過溝菜、冷飯藤、山萐葉、蕪草、治潰爛、豬腰草治陰症、有異名者、芋麻根、名山桔槎、柑核、名仙柑子、山藥名淮山木、槿名水錦、土茯苓名山尾薯、木賊名接骨筒。

白鳩、每當風雨、舞翅盤旋、霜衣雪襟、可爲近玩、或呼爲洋鴿云、自噉喇吧來者、初開臺時、一雙不下二十金、近飼養將雛者多、價不及十分之一。

海八哥、黑身紅頂綠足、一名田雞烏鬚、鷓鴣鳥也、能搏擊羽族、尾長黑色、時集於田間牛背上、聞有鳥名彩鸞、似雞而小、頂上有五彩鬘、五鳴雞、大如鷓鴣、項白、每漸下一鼓則一鳴、雷舞蒼赤色、聞雷卽舞、未見。

白八哥、白畫眉、亦未見、或云、鹽水港統領坤加冬樹大數圍、其上每年生白八哥、相近居民、伺其將雛、攫而飼之。

番鴨、大如鵝、足微短、兩頰紅如雞冠、雄者色更赤、畜之常飛去、人每載入內地、然雛雛啜啜、無足充玩、由無虎、故鹿最繁、昔年近山皆爲土番鹿場、今則漢人墾種、極目良田、遂多於內山、捕獵、角尾單弱、絕不似關東之漣漣、角百對、只可煎膠、二十餘觔、鹿雖多、街市求一櫛不得、冬春時、社番截成方塊、重可

勛餘皆用鹽漬。運致府治。色黑味變。不堪下箸。而值亦不輕。

福州東島。視澎湖爲近。內惟產鹿。千百爲羣。島人捕得。取其腸胃。連盡食之。以爲至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脯。鹿筋。皆東島物也。長空音

鹿以角紀年。凡角一歧爲一年。猶馬紀歲以齒也。番人射鹿爲生。未見七歧以上者。向謂鹿仙獸。多壽。又

謂五百歲而白。千歲而元。特妄言耳。竹塹番射得小鹿。通體純白。角才兩歧。要不過偶然毛色之異。書固

未足盡信也。番境補

臺灣多野牛。千百爲羣。欲取之。先置木城四面。一面爲門。驅之急。則皆入。入卽扇閉而饑餓之。然後徐施

繩約。繫之芻豆。與家牛無異矣。居島

按木城應作木欄。飼蔗葉。非芻豆也。

馬小而力弱。畏於內地。內山有山馬。

水沙連紅頭嶼出黃羊。有鬻其皮以爲褥者。

山鼠土人捕獲。以蔗梗填腹。去毛炙黃。合豬肉煮食。又山貓取其毛以束筆。微短而梗。鄉間亦有捕蟬。

紙裏煨熟以下酒者。

魚二種。志所未錄。一曰新婦啼。狀木鮮肥。熟則拳縮。意取新婦踉蹌也。一曰飛藉魚。疑是沙燕所化。兩翼



尚存。漁人伺夜深時，懸燈以待，乃結陣飛入舟中，甚至舟力不勝，滅燈以避。鯊魚胎生，市得一魚，可四五觔，用佐午炊。應人剖腹，一小魚從中躍出，更得五六頭，投水中，皆遊去。亦敏

鯊類不一，龍文鯊、雙塔鯊、志言之矣。外此有烏翅鯊，身圓，翅尾黑色，鯊仔鯊齒長似鋸，烏鯊口闊大者，類百觔，能食人。虎鯊頭斑如虎，尚迅利，噬人手足立斷，圓頭鯊亦食人，鼠唇鯊皮白，齒如梳，蛤鯊鯊口闊尾尖，油鯊身圓而長，尾似蝦尾，泥鯊鯊只尖，青鯊身青色，扁鯊身扁尾小，乞食鯊皮可飾刀鞘，狗繩鯊身長尾尖，狗鯊頭大，上有烏赤點，離水終日不死。

鯊有綿鯊，身圓，有花點，大者三四百觔，皮生沙石，尾長數尺，背弱肉粗，黃鯊身圓黃色，泥鯊皮黑，掃帶鯊尾如帶，烏燕鯊頭身翅俱似燕，肉黑，四開鯊頭似燕，肉赤，鬼角燕鯊頭有犄角，水沈鯊澹紅色，身扁頭尖。

海翁魚，有言如小山，草木生之，樵者誤登其背，須臾轉徙，不知所之，此無可考。志云：後埔番社有脊骨一節，高可五六尺，兩人合抱，未滿其圍。漁人云：大者約三四千觔，小者亦千餘觔，皮生沙石，刀箭不入，有白僵者，人從口中入，割取其油，以代香火，肉粗不可食，口中噴涎，常自爲吞吐，有遺於海邊者，黑色淺黃色不等，或云即龍涎，番每取之以賈利，真贗亦莫辨也。

志載諸魚已詳，又有金精魚，花點細鱗，三牙魚，或赤或白，有三齒，田鴿魚體圓，兩鬚極長，梳齒魚黑色。

花點齒如梳。魚肚食之立死。泥鰌魚黑色口闊。大者五六十觔。珠鰌魚黑色。身有紅白點。小鰌魚黑色。小波浪魚青身小尾。歸乘魚身扁肉澁。赤海魚紅色。劍額魚金鱗。頭內有石子一枚。鰻魚口邊有兩大刺。牛尾魚狀似牛尾。泥龍魚身長。有暗刺。青箭魚色青口尖。行如箭。交網魚色烏赤二種。牛牯魚頭闊皮青。金梭魚金鱗身軟。竹梭魚口尖身長。飛鳥魚色青有翅。能飛。咬網狗黑色。至口無分左右。海鰻魚頭大皮黑。脊西魚身扁色白。有刺。圭櫟魚色黑唇厚。偏身苦魚身有花點。安米魚細鱗。有赤有白。旗魚色黑。大者六七百觔。小者百餘觔。背翅如旗。鼻頭一刺。長二三尺。極堅利。水面駁魚如飛。船爲所刺。即不能脫身。一轉動。船立沈。蜈魚俗呼海豎。頭似豬大。則千餘觔。小亦五六百觔。常於水面躍起。高丈餘。噴水如雲。漁人見之即避。又海和尚。色赤。頭身似人形。四翅無鱗。海狗頭似狗。尾尖四翅。海馬狀似馬。頸有鬚。亦四翅。漁人網得。均爲不祥。

土人呼蠟房爲樟。呼車螯爲蟻。

蟹螯生毛者。無毛者爲蟬。有翠蟹。蔚然深藍。大不盈掌。巨者螯長六七寸。殼有斑文。呼曰青腳蟹。有虎蟬。閩小紀云。質粗味劣。無足取。殼極細。門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人有鑲爲酒器者。冬來生子。充盈臍外。

石蟬赤色。沙鑽蟹色黃。偏身有刺。遇人卽伏沙底。沙馬蟹色赤。走甚疾。大腳仙蟹身小。一螯大一螯小。

色有赤白虎獅蟹。偏身紅點。青紺蟹。青白色。兩螯大金錢。身扁。赤黑色。

蠃蟹龜。屬卵生。狀似蟹。四足漫湖。無指爪。大者百餘觔。小者數十觔。常從海岸赴山凹。鑽孔伏卵。人伺其來時。尾而逐之。行甚疾。衆并力反其背。則不能動矣。剝割時。兩目淚下。嗜者謂味同牛肉。值亦相等。甲可亂瑤瑁。亦以飾物。但薄而色淺。不任作器。市販鹿膠。每以其板殼與鹿角骨同煎。南路龜。壁港以此名。今寫訛。劉欣期交州記作輸鱗。

文蛤。味極鮮美。往年絕少。惟癸卯春夏。魚市不絕。西溪叢話。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博物志云。東海有蛤。烏常食之。殼在海岸。潮水往來。醋薄潔白如雪。入藥最精。往在大擔僧寺。見海邊蛤殼。各種奇異。有號爲搗取者。

龍蝦。昂首銜角如畫龍狀。甲硬如蟹殼。鬚長二尺餘。鉗六七寸。上有芒刺。尾下子疊繫相屬。又有九節蝦。

海龍。產澎湖。冬日盤踞海灘。漁人獲之。號爲珍物。首尾似龍。無爪牙。長不徑尺。或云。入藥功倍海馬。海蒜。一名海腎。殼類蛤。肉垂三寸餘。白色。上有黑點。形狀甚劣。食之多患腹瀉。

傳說北路有巨蛇。可以吞鹿。名鈎蛇。能以尾取物。余始來此。坐簷下。有聲如雀。卻不見有飛鳥。後適知爲蜥蜴鳴也。林食事鱗。使琉球竹枝詞。靜聽盤窗蜥蜴聲。其自注云。蜥蜴能鳴。聲如麻雀。海外蜥蜴。

俱能鳴耳。

海舟夜眠，潛伏艙內，尚喜無蚊。臺地四時皆受其害，更有不見不開而爲所刺，愈抓搔則愈癢。閩小紀云：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帷亦不能聞之，名沒子。

四時階砌，蚩鳴不絕，蟬於二月卽噪樹間，聽蟲鳴以占候，未可與此地律也。

蜈蚣腹下有光，夜間青燐閃爍如螢，毒氣如琉璃，以足踏之，光熠燿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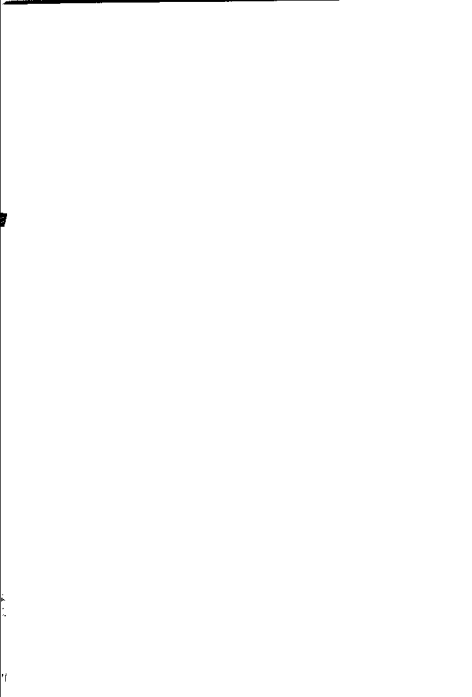
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腳，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火炙之乃出走。異苑謂鸚鵡螺，常脫殼而朝遊，出則有蟲如蜘蛛，入其殼中，戴以行，夕返，則此蟲出，庾闡所云鸚鵡外遊，寄居負殼者也。臺地呼寄生。

各省鹽或煎或曬，臺地止於海岸曬鹽，府鹽埕二千七百四十三格，臺邑鹽埕一千四百二十一格，鳳邑鹽埕一千三百二十一格，每格廣狹不一，計丈定課，每丈徵銀四錢九分，諸邑無鹽埕，南社冬日海岸水浸，浮沙凝而爲鹽，採取食之，不須煎曬，所產不多，漬物易壞，崇爻山有鹹水泉，番編竹爲鏡，內外塗以泥，取其水煎之成鹽。

余以採硫居臺郡，爲購布油糖，鑄大鏡，治刀斧鋤杓，規大小木桶，製秤尺斗斛，布以給番人易硫土，油與大鏡，所以煉硫，轉給工匠，頓飲類浴體，以避硫毒，鋤平土築基，刀斧伐薪蕪草，杓出硫於鏡，小桶凝硫，大

桶貯水。秤尺斗斛以衡最諸物。又購脫粟、鹽、菴、菴、箸等。率爲百人具。計費千金。余乘笨車行十八日。至後壩社。越三日。至澹水港口。中流有雞心礁。海船畏之。淺深莫定。余停車欲渡。有飛竈億萬。如急雨驟至。衣不能蔽。又五日至肩胛門。爲茅廬二十間。給衆滌布七尺。易土一筐。約二百七八十觔。土黃黑不一。色質沈重。有光芒。摻之。颯颯有聲。者佳。煉法。槌碎如粉。曝乾。錘中先入油十餘觔。徐入乾土。以大竹爲十字架。兩人各持一端。攪之。土中硫得油自出。頻頻加土加油。至於滿鑊。約入土八九百觔。油則硫土之優劣爲多寡。油過不及。皆能損硫。土既優。用油適當一鑊。可得淨硫四五百觔。否或一二百觔。下則數十觔。關鑊在油。而工人視火候亦有微權也。余問番人硫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間。明日坐莽葛。緣溪入。溪盡爲南北社。呼社人爲導。東行半里。茅棘高丈餘。兩手排之。側身而入。草下一徑。僅容蛇伏。約行二三里。涉兩小溪。復入深林中。越峻坡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丈。水石皆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指試之。熱甚。扶杖臨爐石度。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嶺。得履底漸熱。草色萎黃。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卽穴旁視之。聞雷霆震蕩地底。而驚濤與鼎沸聲聞之。地復岌岌欲動。令人心悸。周廣百餘間。實一大沸鏡蓋上。所藉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石間。一穴獨大。卽石上俯瞰之。毒焰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

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聲如倒峽，卽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憩，循徑路返。衣染硫氣，累日不散。又有不用煎熬自然成磺者，色黃如蜜蠟，名曰磺花。海外紀略



# 臺海使槎錄卷四

雜著

邵縣志。藝文。榆林高拱乾臺灣賦。率藉中土景物渲染。似不足以形容。無錫季麒光所著客間。獨不作泛設語。頗稱臺地山川物產之勝。諸志略而不載。節錄數則於左。一曰。僭號承天。東寧錫字。乾坤東港。莽巖南島。近接澎湖。遙分哈喇。荷蘭起之。硫球倚之。北憑顯關。西距交廣。屬揚州之分。隸女虛之野。外環大海。雲漲煙平。內阻重山。沙迷霧列。中有平原。可耕可牧。滄水長連。崑流交峙。呂宋之估。曠時集。日本之夷。船常通。南澳銅山。風檣可接。海壇東埔。飛葦直達。蛟龍。虺兇。豕鯨。駝。隱隱法。沈沈莽莽。邊雲怒風。轟雷道雨。固海山之僻壤。亦宇宙之奧區。二曰。木岡大岡。以分南北。前嶺後嶺。以界東西。鹿耳當海外之咽喉。半線爲內山之鎗鑰。鳳山則慰鬱宏開。猴閱則離奇盤結。赤山。烏山。上港。中港。鉤嬰。樑突。櫻梅。呼呀。至若斗六門。攀緣烏道。傀儡山。曲折羊腸。觀音志。如來之勝蹟。鬼仔寶。魑魅之淵藪。草目。彈。嶺。連。南。互。嶂。雞。籠。竹。塹。極。北。重。關。奇。嶺。之。雪。峯。萬。仞。南。日。之。煙。嶂。千。尋。大。武。壘。大。傑。巖。小。琉。球。小。雙。寮。皆。疊。嶺。參。差。連。岡。城。瓦。阿。猴。林。障。蔽。頑。番。哆。囉。囉。交。蟻。遠。社。龜。佛。龜。窟。雙。標。天。半。貓。羅。貓。霧。接。峙。雲。中。垂。心。石。門。崩。出。後。壠。重。洋。底。柱。擢。浪。博。潮。觀。關。蹕。戶。當。者。失。據。三曰。東寧之地。惟水是衝。瀧水。江。北。



注之津梁。濁水溪南來之門戶。鹿耳門衝突海口。大線頭高據沙洋。雞籠城下。颯指閩安。琉球社外。舟通呂宋。至如北線尾。中樓仔。夜靜潮平。海翁窟。歐汪溪。春明浪秀。蚊港。笨港。新港。後港。竹滬。三林。或依山回返。冒沒騰流。或聚石奔衝。昂澎涌溢。千里雷馳。萬潮煙瀾。七鯤身毗連環護。三茅港靡聚澄泓。路分東渡。西渡。洋別大鄉小鄉。鱸魚潭。打狗澳。漁哥雲集。洲仔尾。瀨口港。曬格星屯。扼其險。可以制忠。資其利。可以裕民。四曰。鹿之生也。或斑而文。或煎而黝。忽散忽聚。乍往乍來。於是弓矢燈之。鏢標擗之。罟穿伏之。鉛礮擊之。肉塙調豎。角則成膠。皮毛稱載。外洋是資。牛之來也。千百爲羣。邊陵豁谷。聚飲則汨。源爲洞。迴食則蔓草皆枯。罔以園欄。制以鉤盾。百步就羈。以耕以駕。至乃犬能攫熊。羊可燂羹。朝飛之雉。倚草栳林。夜嘯之猿。依山緣木。豹文隱霧。兔窟藏煙。若夫大紺斷流。修綫橫海。魴。鮪。鰓。鯉。蛤。蚶。鱉。挽青猊之鬣。截白氈之皮。撓龍籍。羅屐府。莫不布雕俎。就樹切。具糕五味。腥肝饜。五曰。重山之中。產有異材。工師操斧。匠氏持柯。楠。榕。杉。樟。桑。柏。槐。柳。莫不枝覆層岡。幹依連麓。舒目而望之。青茅。白葦。紫葉。蒼蘆。鬱若深林。叢如列嶂。代瓦以覆。易糲以圍。至如檳柚之茂。葉翳日。檳榔之修。幹參雲。蕉擅綠天。荔垂朱實。山則不帶。地鮮不毛。土之良也。六曰。噴壚斥鹵。五穀是滋。以稼則蕃。以種則碩。水耕火耨。不營而足。上地可七。下地可二。宜杭宜稻。宜菽宜稷。禾稊。赤稊。早占。晚占。秬黍。蘆黍。紅袖。白袖。豆分黃綠。麥別大小。莫不疊繁淋。顆顆的的。甌窶滿篝。污邪滿車。黃雲紅玉。相積陳陳。於是牛馬連之。舟航載

之以徵以賞和鈞兵卒家有稼穡之利人有作甘之用。

桐城孫元衡字湘南。素工詩。官臺灣同知。所著赤嵌集。王阮亭司寇謂裸人叢笑窟及咏禽魚花草。諸什可作臺灣圖經。風土志。竟可自爲一書。而諸志絕不之及。余因摘錄一帙。并無錫季麒光蓉洲文彙數十篇。寄付陳觀察大崧。續修府志爲之補入。

東吟詩一名福臺新咏。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圃。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藻。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倡和之作。吳有梓園詩集。楊有碧浪園詩。又東吟倡和詩。季麒光與臺令沈省軒所作。省軒郊行一集。多寫民間疾苦。麒光著有山川考略。海外集。惜俱未見。今則兵燹之後。官僚救過不暇。無復寄情翰墨矣。

武林郁水河臺灣行枝詞。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嵯峨。渡頭更上牛車坐。水淺不能過。牛車挽之。日暮還過赤崁城。編竹

爲垣取次增。官署皆原垣。插竹爲垣。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耳畔時聞吼乳聲。

牛車乘月夜中行。夢回疑度疑吹角。更有牀頭屢啼鳴。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恩路欲迷。稻菽都

來糖廩裏。只留蔗葉餉羣犀。青蔥大葉只批把。麻腫枝頭著白花。看到花心黃欲滴。家家一樹倚籬

笆。篋蕉幾樹植牆陰。蕉子纍纍冷沁心。不爲臨池堪代紙。因貧結子種成林。獨幹凌霄不作枝。垂

垂青子任紛披。摘來還共糞根嚼。贏得脣間盡染脂。惡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把臂林間血已漂。不是哀梨不是棖。酸香滋味似甜瓜。枇杷不見黃金果。番樣何勞向客誇。肩披鬢髮耳垂瑤。粉面朱脣似女郎。梨鬢子弟。飛雲穴耳。傅粉施朱。儼然女子。媽祖宮前鑼鼓開。海舶演劇。開願。咪嗚唱出下南腔。閩以漳泉爲下南。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屏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誰爲長慮教耕桑。

各志多取沈文開雜記。未得全書。亦不知其人。蔡洲文藝。文開傳名光文。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孫。字文開。別字斯菴。以恩貢歷仕紹興。福州。肇慶。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寺少卿。明鼎革後。遜迹不仕。辛卯。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當事書幣邀之。不就。七月。挈眷買舟赴泉。過嶺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及鄭大木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爵。多所變更。斯菴以一賦寓譏諷。爲忌者所中。乃改服爲僧。入山不出。在廈門時。與將軍施侯爲僞識。及侯安撫東甯。慰問夙昔。斯菴仍著僧衣。姚少保亦與友善。許贈資回籍。姚死。事遂寢。亦遂不能作歸計矣。所著臺灣賦。東海賦。檣賦。桐花賦。芳草賦。及花草果木雜記。古近體詩。俱係存藁。未及梓行。

余巡歷所至。見臺地花果。有內地所無者。命工繪圖。得二十餘種。余爲考其種類。辨其色味。以識之。或曰。此可作坤雅爾雅翼。外紀。則吾豈敢。奉亭吳太史王坦。陸太學榮。程崇明柏太史謙。展圖題句。吳詩云。爾雅自姬公。蒐討窮大塊。後有山海經。所言同誌怪。荒略何從稽。於說亦蕪稗。乃知天地間。賦形各

萬派若非城外道。直猶等對瞻。巡方繡衣行。幾及扶桑界。東溟淩滄波。驚濤歷澗澗。既至振紀綱。問民  
軫病瘵。聞見往往殊。耳目爲一快。其中植物繁。羅列登市賣。五色爛然陳。厥狀難盡話。細文如錦章。相  
文如方罫。枝葉非尋常。異味皆可嚼。召工寫此圖。摹仿在公廡。碧綠與丹砂。肖真事揮灑。稱名復辨種。  
按之悉能解。我生里閭間。未得廣行邁。多識慚古人。拘墟徒自絀。晴窗試展看。意曠若脫械。虛名玷使  
星。願無遠弗屆。陸詩云。名象遙傳東海東。根苗無可問鴻濛。波羅蜜與菩提種。猶有林藤地味風。  
如斗如拳傾且繁。不離海島託雲根。甜酸苦辣皆成實。總荷天家雨露恩。唐果又吳詩。搖曳珠幢翠帶  
長。紫霞一片護花房。金蓮樂樹知無色。七寶闌中自在芳。少許猗牀侍釋迦。一家眷屬見曇花。遙知  
使節風清候。攜得金萱灑異葩。珍果闌來命畫師。拈花又寫佛前枝。窗明几淨清茶供。絕勝黃金鑄  
像時。柏詩。西域誰攜仙種迴。曇花喜雜瘴煙開。分明遣贈皇華使。不令空王獨占來。一颿飄渺忽  
長川。留取奇花入畫妍。卻笑君房浮海去。不傳芝草長瓊山。曇花

紀異

明崇禎庚辰。閩僧貫一居豎門。即今處夜坐。見籬外陂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甌。背印兩圓花。  
突起。而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減年。六  
甲更始。庚小照碑。太和千紀。凡四十字。閩縣陳衍盤生明末。著棧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至今癸亥。四十

四年矣。識者曰：雞，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干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啓甲子起海中爲羣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線，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澎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吳越北

談

府志載鳳山先年有石忽開，識云：鳳山一片石，堪容百萬人。五百年後，閩人居之，俄而復合。有言朱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脈曰：龍渡滄海，五百年後，海外當有百萬人之郡，今歸入版圖，年數適符。熙熙穰穰，竟成樂郊矣。康熙丙申，北路十八重溪內，石洞三孔，水泉圍繞，忽一日水上出火焰，高二三尺，數日乃熄。壬寅歲亦有見者。此處水熱，或謂卽溫泉，積氣鬱蒸，水石相激，而火生焉。荷蘭爲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十月亦地震。維時南路傀儡山裂，其石截然如刀割狀。諸羅山頽，其巔噴沙如血，土人謂兩山相戰。

壬寅七月十一日，鳳山縣赤山裂，長八丈，闊四丈，湧出黑泥。至次日夜間出火，光高丈餘，熱氣炙人，多不敢近。有疑出礦者，參將陳倫炯報稱：赤山上一崙頗平，東南二百餘步，臨冷水坑，縱橫百三十步。土人稱自紅毛僑鄭及入版圖後，越年出火，或連兩晝夜，或竟日夜止。今自申至丑，焰較昔年稍低，燭查硫穴，土色黃黑不一。佳者質重有光芒，風至硫氣甚惡。半里草木不生。今近火處草色蒼青，徧山土帶

種植土色亦無光芒。濕處有如黑泥。及乾色白輕鬆。與土無異。雖按法煎煉。全無磺味。或曰此係豐年之兆。乃於十八日巳午。颶風大作。迅烈異常。更兼暴雨傾注。縣治民舍營房。多被摧折。幸兵民人口尚無壓斃。芒蘆及早稻成實者。亦間有損傷。

雍正癸卯六月二十六日。赤山邊西戌二時。紅光燭天。地衝開二孔。黑泥水流出。四圍草木皆成煨燼。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颶風驟雨。發作無節。澆水數處民田。衝陷兩次。火見即兆風異。風自火出。殆一定之理耶。

康熙壬辰七月。安平有物。大如牛。高可五六尺。面如豕。長鬚。雙耳竹批。牙齒堅利。皮似水牛。毛細如獮。四足如龜。有尾。飛行水上。土人爭致之。繩木立碎。後遂至海岸。踈身直立。聲三呼號。聞者莫不驚悸。既死。郡人有鬪形相告者。究不知爲何物。或名爲海馬。亦非也。海上事略。康熙癸亥四月。彭島忽見鬪魚。長丈許。有四足。身上鱗甲火炎。從海登陸。百姓見而異之。以冥鈔金鼓送之下水。越三日。仍乘夜登山。死於民間廚下。按鄭成功起兵。荼毒濱海。民間思之。有問善知識云。此何孽肆毒若是。答曰。乃屯海長鯨也。問何時而滅。曰。歸東即逝。凡成功所犯之處。如南京。溫台。并及臺灣。舟至。海水爲之暴漲。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覓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而入。隨後成功諸舟由是港進。癸卯。成功未疾時。轄下夢見前導稱成功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由甌身東入於外海。未幾成功病卒。正符歸東即逝之

語則其子若孫皆鯨種也。今鱷魚登岸而死，識者知其兆不佳。至六月，彭師戰敗歸誠，亦應登山結果之兆焉。康熙辛丑五月二十八日大雨如注，六月六日始晴。山摧川溢，溪澗闕塞，田園沙壓，瀨口有大牛，冒雨奔騰，下岸入水，過三魁身登陸，由鎮城從柴橋頭入海，向大港而出，小艇追之不及而還。此不知爲鱷爲鯨爲水牛，或兆鳴母之亂，旋即殲滅乎。

僞鄭附略

紅夷犯順，鄭芝龍攻擊大憊，偵知夷鯨分泊彭湖，設計勦捕，焚夾板一隻，擒會七名，後直抵料羅，應令參將陳鵬等首衝夷陣，生擒會長，因用牽扯燒焚之法，會同副總高應岳游擊張永產、澎湖游兵游擊王尙忠等夾擊，焚大夾板五隻，賊小船五十餘隻，生擒僞夷王呷吡啞吧哇一名，前後計擒賊衆百餘名，斬級二十顆，焚溺以千計。此從來未見之死戰，亦從來未見之奇捷。又云：芝龍渾身是膽，屢建奇功，海上之旌旗指顧，不啻摧枯而拉朽。按閩撫時

按此在崇禎六年，志云：天啓元年，東洋螺甲顏思齊與鄭芝龍引倭據臺，施琅請留臺游說，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臺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此正在就撫之後。

鄭芝龍，泉州南安人，明季與劉香老嘯聚海上，既而投誠，授游擊將軍，順治乙酉分兵南下，芝龍以兵降，鄭成功，芝龍庶長子也。小字森時年十七，爲諸生，方衣單絛，開步階前，聞父降，咨嗟太息，掉小舟至廈門。

隔港之古浪嶼。招集數百人。方苦無資。適有買船自日本來。二僕在焉。資近十萬。成功悉以其資募兵。賢  
域。從者日衆。登臨金厦門。內地港澳。悉設舟師。登陸爲寨。據守水口。多備布腹。心於內地。事無巨細。皆得  
早開爲備。故以咫尺地。與大兵拒守三十餘年。我朝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賈壟斷。厚賂守口官  
兵。潛通鄭氏。以達厦門。然後通販各國。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財  
用益饒。日本最富強。聞鄭氏兵精。頗憚之。又成功爲日本婦所出。有求必與。故府藏日盈。自傅位子經。適  
當耿逆叛亂。與鄭失好。耿兵方圍內向。鄭兵卽讖其後。已據閩之興、漳、泉、汀、粵之潮、惠七郡。養兵之用。悉  
資臺灣。自此府藏虛耗。敗歸之後。不可爲矣。成功蓄志內伐。造戰艦三千餘艘。順治十三年。窺江南。絕  
浙之東甌。泊舟三日。連橋八十里。至江南羊山。山神嗜羊。海舶過者必置一羊。日久蓄息。不可數計。鄭  
氏戰艦泊山下。將士競取羊爲食。大風驟至。人船傷損什之七八。十六年。復大舉入寇。襲京口。犯江甯。  
成功重操練。舳艫陳列。進退以法。將士在驚濤駭浪中。無異平地。跳躡上下。捷如飛。將帥謁見。甲冑僅  
蔽身首。下體多跌足不禱。有以靴履見者。必遭斥罵。凡海岸多淤泥陷沙。惟跌足得免沾滯。往來便捷。  
閩督陳景昇師漳郡。力圖進勦。鄭氏沿海拒守。有門子李文忠素機警。爲景親信。實陰通鄭氏。一日夜入  
制府臥內。刺其首。并竊令箭出南門。稱有軍機。無敢詰者。以首獻成功。成功惡其弑主。薄與一官。不滿所  
望。歲餘。以他事斬之。龍嶺者。大銅嶼也。成功泊舟粵海中。見水底有光上騰。數日不滅。使善酒者入海。



見兩銅礮浮游往來。命多人持巨輓出之。一化龍去。一縛出。斑駁陸離。光豔炫目。較紅衣礮不加大而受藥獨多。先投小鐵丸斗許。乃入大彈。所至糜爛。成功行師。必載與俱。龍頤有前知。利卽數人曳之。不知重否。則百人挽之不動。以下戰勝。莫不驗。康熙十八年。劉國軒將攻泉郡。龍頤不肯行。強昇之往。及發。又不然。國軒怒。杖之一發。炸烈如粉。傷者甚衆。此事

鄭成功攻取紅毛。改臺灣爲東都。鄭經自銅山入臺。改東都爲東南省。

閩閩。鄭國城門名。僞鄭據紅毛城。因取以名內城之門。

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大舉入寇。七月。抵焦山。進據瓜州。趨鎮江。直薄金陵。八月。至觀音門。我師以步卒搗其中堅。而以騎兵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十七年。五月。世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奉秦。率兵大擄兩島。廈門金門十八年。議取臺灣。三月。成功泊澎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

二月。圍王城不下。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大兵入。兩島之賊爛焉。三藩紀

康熙庚申十月。僞鄭毀雞籠城。雞籠係海嶼。隸臺灣北山。居濱水上游。其澳塔泊百餘艘。先時呂宋化人。裔占據此城。與土番貿易。因出米稀少。遠餽不給。棄去。後紅毛及鄭國姓據臺灣。皆不守。癸卯。總督李奉秦召紅毛合攻兩島。約復臺灣後。許貢。就閩省交商。紅毛於乙巳年重修雞籠城。圖復臺灣。丙午。鄭經令

勇衛黃安督水陸諸軍進攻。僞鎮林鳳戰死。紅毛慮無外援。隨棄去。至是有傳我師欲從北飛渡。恐蹙此城。乃遣右武衛北哨密令督兵將城拆毀。辛酉。令僞鎮何祐等北汛雞籠。驅兵負土。就舊址砌築。并於大山別立老營。以爲犄角。兵士疲勞。兼時值炎天。居處磧地。手足斷爛。不可勝計。僞無定謀。猶如兒戲。雞籠一城。始也毀而棄之。繼也築而守之。模稜之見。徒苦生靈耳。海上事

明時。原住澎湖百姓五六千人。原住臺灣二三萬人。俱耕漁爲生。順治十八年。鄭成功帶內地水陸僞官兵弁男女計三萬有奇。康熙三年間。鄭經復帶內地僞官兵弁男女約六七千人。賊中無家者十五六。紀

天下一統。初爲一鄭經殘孽。盤踞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畫爲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政治。得一士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況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魚鹽。最爲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爲比。儻不討平臺灣。匪特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卽防邊若永爲定制。錢糧動費加倍。又邊防持久。萬一懼罪奔兵及胥吏窮民。以爲遁逃之窟。遺害匪測。且鄭成功有十子。逆之數年。長成。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戡亂。結連外國。聯絡土番。羽翼復長。終爲後患。督臣姚啓聖調兵製器。獎勵士卒。精敏整暇。咄嗟立辦。捐造船隻。無所不備。矢志滅賊。非臣所能及。惟是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恐非所長。臣聞督臣宜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調遣。臣得專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後

糧糈運策應。則壯志勝於數萬甲兵。今若與臣偕行。征糧何以催趨。封疆何有仰賴。安內攘外。非督臣斷難彈壓。緩急。所有督臣題定功罪賞格。俾臣循例而行。則大小將士。咸皆懷遵。施社稷疏略。

癸亥。我師議取臺灣。鄭克塽將僞鎮營兵官谷口。監駕紅毛。赤崁。二城。堅其死戰。

僞延平王鄭克塽。僞侯劉國軒。差僞官鄭平吳。僞賓客司林惟榮等。齎表請降。表云。臣祖成功。纂路以關東土。臣父經。韋而雜文身。寧敢負國。重險。自挺夜郎。抑亦保全。遺黎。孤栖海角而已。乃者。舳艫西下。白瑞履蹈之。獲愆。念此。氣血東來。無非。霜露之所。墜。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昔也。感宋見德。無怪。鳥賊於虞。機。今者。悟已知迷。敢後。麟遊於仁。圖。

癸亥。七月。鄭克塽。差僞兵官馮錫珪等。齎降本表。到澎湖軍前。施琅。差侍衛吳啓爵。筆帖式常在。往臺。得看驗。僞官兵。雞髮。克塽。復差。錫珪等。同啓爵。在。齎降本。并。繳延平王印一顆。册一副。輔政公鄭總印一顆。武平侯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范印一顆。左武衛將軍何祐印一顆。尙有。招討大將軍印一顆。稱有。戶口兵馬册籍未造。暫留候繳。

琅攻取澎湖。獲紅衣大銅墩十二位。每位重四五千觔。墩子大者二十餘觔。中者十七八觔。次者十四五觔。生鐵大墩二位。每位重七千餘觔。墩子三十餘觔。

雞籠城貯鐵墩。開崇禎三年鑄。兵部尙書何喬遠監造。鄭成功得之鎮江者。

澎湖臺灣向屬夷島。明末迄國初。鄭寇竊據。迄鄭歸命。夷島亦入版圖。爲海中島。海中島各一方。耳無帝。日無王。古若茲。況漢唐勝國末。鄭寇強踞其壤。恣蹂躪。乘潮沙。駕帆檣。肆侵掠。毒閭閻。皇赫怒。整斧斨。命樓船。下扶桑。寇日蹙。乃求降。阪兼澄。梯且航。置郡縣。破天荒。貢皮幣。賦蔗糖。銷兵氣。日月光。外之辨

朱逆附略

康熙辛丑六月初三日。上諭。臺灣衆民。據督臣滿保等所奏。臺灣百姓。似有變動。滿保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朕思爾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或爲饑寒所迫。或爲不肖官員剋剝。遂致一二匪類。倡誘衆人。殺害。惜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強拒。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即就撫。自諒原爾罪。若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不能到。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錢糧養生。前海賊佔據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爾類數人。又何能爲。諭旨到時。即將困迫情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俱係朕歷年養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勦。爾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不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朱寇警報至郡。總兵歐陽凱令游擊周應龍帶兵四百人。并調新港。日加溜灣。蕭壠。麻豆。四社土番隨往。應龍傳諭。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銀五兩。

士番性貪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燔民居，復斃八人，載道股票，賊黨借兵番殺掠爲辭，鼓煽村莊，由是紛紛響應，號召豎旆，殺總兵，全臺陷沒。平賊紀略

周應龍駐兵桶仔阮，軍士風險露宿，怨咨，羽書告急，立調北路番爲先鋒，歷處奪民衣食，掠淫漢婦。

妄殺平民，概不禁制，居民遭番戕害，各里社立爲旗，賊勢益振，迨後府中紛紛避難，縣官出入，單騎無

侍從，新港七番率衆至府，白晝劫奪百姓，羣殺之，縣官不敢與聞。臺陽通志

朱一貴原名朱祖，岡山養鴨，作亂後，士人呼爲鴨母帝，賊夥詭稱海中浮玉帶，爲一貴造逆之符，既得

郡治，一貴自稱義王，僭號永和，以道署爲王府，餘野有半臺國公，開臺將軍，鎮國將軍，內閣科部，巡撫

御史，等僞號，散聽民屋，劫取戲場，幟顏蟒服，出入八座，炫耀街市，戲衣不足，或將桌圍椅背有綠色者

披之，冠不足，或以紅綠綢紵色布裹頭，以書籍繫甲。

變後居民遁難，絡繹海上，風恬浪靜，寸艇飛渡，不畏重洋之險，大帥自六月十六日進鹿耳門，十七日

下安平鎮，二十二日復府治，未及浹日奏捷，先是童謠有云：頭戴明帽，身穿青衣，五月永和，六月康熙。

先鄭逆流毒沿海州郡，迨破金廈兩島，賊退守臺澎，越二年乃滅之，朱一貴爲亂，未兩月便授首，二事遲

速不同何也？蓋鄭逆竊踞海上，歷有年所，黨與尚多，且踞澎湖，是臺灣多一門戶，故其道主緩圖，而爲萬

全之計，朱一貴雖號稱十餘萬賊，率係烏合之衆，時水師副將許雲度勢已不支，揮民船使歸內地，廠內

戰艘未成者，悉焚之。賊故不得取澎湖，又與賊將杜君英相攻殺，故其道主急攻，而得制勝之術。此其所以異也。然而有同焉者，臺灣南北三路，皆有港門可入，中路鹿耳門最稱險要，乃前者將軍施琅督師期諸將取鹿耳門，後者總督滿保諛稱三路並發，及期仍令齊攻鹿耳門，何也？蓋鹿耳門一入，便登安平鎮，港內戰艘均在是，已斷其出海之路矣。安平隔港即臺灣府，賊失鹿耳門，必退守七鯤身，我師由陸可以直攻其首，由水可以衝攻其腹，水陸合攻，賊必不支。府地又無城郭可守，便當引去，南北二路，勢與孤危，不過傳檄可以立定矣。此其所以同也。抑聞之康熙癸亥年，克鄭逆舟進港時，海水乍漲，康熙辛丑年，克朱一貴舟進港時，海水亦乍漲，前後若合符節，蓋由聖人在上海若效順王師所指，神靈呵護，埋固然耳。然在臣子效命，必求萬全，老將行師，自有授受，所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此中蓋有機焉。夫機有二義，一曰機謀之機，謀則至精至確，故其機不可失，而後一舉有必勝之方略，一曰機械之機，械則至慎至密，故其機不可露，而後百發有百效之輜貯。況臺灣為海疆最要地，用兵乃國家之機事，持籌者使將士奉命以往，成功而退可矣，而不必使明其故者，蓋有深意在也。平定異同。

島嶼之在外海者，皆荒煙草樹，魚龍窟宅，盜安所憑。在內海者，則汛防星列，綦布稍見，聞便行擒捕，盜無由伏，榷臺灣一區，沃壤千里，人衆百萬，五穀狼藉，貨物畢充，近海諸郡，皆資臺灣所產，而且地盡東南之表，則生番隔絕，港有砂石之阻，則門戶據險，至於重洋遠隔，風信難定，所以前代狡賊，踞此為巢，後奪

之紅毛。又奪之鄭成功。閩粵之害。惟此數爲盜藪耳。康熙六十年間。朱一貴復倡爲亂。是雖太平至治之時。而一二奸民。競夫猶不忘亂。心如此也。然則治之當如何。無事之日。責在賢良之司。老成之帥。熟識風土。體察人情。愛民蓄兵。培植元氣。安不忘危。引亂未萌。萬一有事。法宜急平。毋使滋蔓。蓋乘其羽翼未大。張根本未甚固。則易爲力。此其機不可失者也。然要必其熟識於臺澎之形勢。三十六島之溷澳。南北中路之港門。風雲妙合之天時。番民莊社之情形。與夫用兵機宜。素講其理而親其事者。然後可任以大權。而功立成。至於輸餉饋糧。以及舟艦甲仗。咄嗟立辦。選將行師。一呼立應。使內地不接。而軍務畢集。人事先定。而天時可計。此其責惟在於大府之平時留心。斯臨事調遣。搭如耳。理識未

八月十三日夜。臺灣颶風大作。倒塌衙署。倉廩。民房。傷損船隻。人民田禾。

上召入九卿詹事科道而諭。臺灣颶風大作。官兵商民。傷損甚多。朕心甚爲不忍。前朱一貴等謀反。大兵進剿。殺戮已多。今又遭風災。害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地方。茲言信然。總因臺灣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剋削小民。激變人心。聚衆叛逆。及大兵進剿。征戰殺戮。上干天和。颶風陡發。倒塌房屋。淹沒船隻。傷損人民。此皆不肖有司貪殘所致。今宜速行賑恤。以慰臺民。

九卿議照保安沙城地震散賑之例。倒房一間。銀一兩。壓死大口一口。銀二兩。小口一口。銀七錢五分。被風傷船。壓死兵丁。應照出兵病故。官兵每名賞銀五兩。給伊等妻子。臺灣縣倒厝五千八百八十一





箭穿赤甲時官軍衣弱，賊軍至戰 將軍戰血戰黃沙副將許雲，參將羅武倉，游擊游崇功，守備胡忠茂，為定國

石琳其戰毛，把總李 傳聞最是游公壯登岸飄然不顧家 四月二十九日，崇功自築龍逃遁，退入鹿耳門，官

黃吉不罵，罵賊死。傳聞最是游公壯，登岸飄然不顧家。四月二十九日，崇功自築龍逃遁，退入鹿耳門，官

船，則兵民心散，亦去矣。時賊已遁，那，而登岸，捕獲姓者，即為因請，願一過鹿門，區處登岸，崇功既擊

曰，實此處朝廷所有，今日那知有案，雖是歸家竟去，前後連戰，凡手刃賊十百人，崇功既死，蔡亦赴死。

萬頃洪濤沙線濼，參差竹樹亦干城，非關羣盜全無策，漫說元戎有勝兵。風自西來知順逆，船從淺入

任縱橫。湖頭頃刻高尋丈，天佑皇圖孰與爭。六月十六日，亭午，西風大作，潮長六七

沙嶺甘泉信有神，廟讓宏遠古無倫。鯤身合戰齊羣力，西港分奇仗虎臣。十七十九日，賊犯觀身，殊死戰

藍廷珍率林爽、魏六叔等，分兵由西港仔登岸，賊大敗，長驅而前，賄路兵令，遂克郡。

草竊傾消冰見眼，天兵到處雨清塵。等閒一月全臺定，何似

有苗格七旬，刀劫火輪萬象凋。黑風紅雨又漂搖。八月十三日，夜，颶風發，風拔木，大雨如注，晉中紅點

輾轉隻，十無一存，繼看肆赦街丹鳳，忽聽謫租下九霄。瘡病人扶鄰，甕冷拊循力盡長官憊。時死傷載道

死傷者千有餘人，繼看肆赦街丹鳳，忽聽謫租下九霄。瘡病人扶鄰，甕冷拊循力盡長官憊。時死傷載道

費幾躊躇，原資保障安封內，密屠刀鋒增幣餘。亂後賦須仍舊額，法寬農好治新畬。眼着碣嶼草萊盡

尺寸何當軍國儲，南從虎尾北雞籠。建邑當年議頗同。任實，謂允巡使請

鎮更稱雄，天心悔禍民更始。帝德昭回日在東。德使為釋 寄語王官好著意，無忘前事曠天工。

康熙六十一年七月，余奉請勅緝餘孽寬免株連疏略云：臣聞得朱一貴餘孽王忠、劉育等逃匿內山。

不時出沒。本年四月初九日夜，殺竹仔腳塘兵，鎮巨盧廷珍遣弁追捕，於五月初三日獲賊林干、林榮、宋崑生等供。王忠等先於四月內，欲到三林港偷船出海，因無船隻，退入得寶寮。今又至內山清水寮潛伏，鎮臣令弁兵搜緝未獲，將空房燒燬。臣竊思內山南北兩路相通，水陸隘口甚多，賊奔竄不常，弁兵防禦稍疏，卽受其害。若不竭力搜捕，終爲臺郡之患。查凡承緝賊犯，原有定例，今已逾一年，尙無蹤跡，伏祈皇上，敕部嚴勸限期緝拿，限滿無獲，從重處分。文武官弁內，有能設法擒獲者，卽從優議敘。庶人人鼓舞，協力同心，爭相搜捕。王忠等指日可擒，再朱一貴作亂時，令民割髮，以爲記認，其中或被奸匪倡誘，或被抑勒脅從，去年聖諭，明如日月，聞宣布之後，士民俱慶更生，自首惡旣誅，緝獲餘孽，解赴省城審訊，陸續供扳之人，不時拿解，牽連不已，人心時懷驚懼，仰請聖主施寬大宏恩，敕下督撫，將拿獲真犯，審明正法，其餘免其株連，曉諭黎庶，予以維新，則大法旣昭，而海疆小民安居樂業，永戴皇仁，世世矣。敕部議行。雍正元年四月十五日，于總何勉在鳳山林拿獲王忠并劉富生、陳郡等三名，余隨其摺，將報獲逆賊日期奏聞。超擢何勉北路營參將，世襲施沙喇哈番。

臺灣始入版圖，爲五方雜處之區，而閩粵之人尤多。先時鄉逆竊踞海上，開墾十無二三，迨鄭逆平後，招徠墾田報賦，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爲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沒，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雖在臺地者，閩人與粵人適均，而閩多散處，粵恆萃居，其勢常不

敵也。康熙辛丑，朱一貴爲亂，始事謀自南路粵莊中，繼我師破入安平，甫渡府治，南路粵莊則率衆先迎，稱爲義民，粵莊存臺，能爲功首，亦爲罪魁。今始事謀亂者既已伏誅，則義民中或可分別錄用，以褒向義，加以嚴行保甲，勸宣聖諭，使食毛踐土之衆，一其耳目，齊其心志，則粵民皆良民也，何以禁爲？故曰：聖王不易民而化。漢書末議。

南路澹水三十三莊，皆粵民墾耕。辛丑變後，客民閩人粵人與閩人不和，協再功加外委，數至盈千，奸良莫辨，習拳勇，喜格鬪，倚恃護符，以武斷於鄉曲，保正里長，非粵人不得承充，而庇惡掩非，率徇隱不報。余時飭所司調劑而檢察之，報滿擬陳請將外委多人分發閩廣各標營差操，能者授以職，不堪委用者，斥還本籍，不惟可清冒濫，亦以殺其勢也。尋後誣械質於杭，不果。